

續金華叢書





金華黃先生文集卷第三十八 續藁三十五 續金華叢書

墓誌銘 臨川危素編次 番易劉耳校正

嘉議大夫武昌路總管府致仕張公墓誌銘

故嘉議大夫武昌路總管府致仕晉寧張公以重紀至元之元年三月九日終于里第壽七十有八某年某月某日葬臨汾縣七里之原公之子九成以公嗣子九思所次行狀來言于潛曰九成之先累世咸有仕祿而局于時與位弗克大顯逮我先君遭逢盛際乃以才自致踐馭中外餘五十年然不自表襮謹持文法參贊謀議未嘗出以語人布宣德化惠施黎元有陰被其賜而不知者事之可見僅僅一二而休稱美譽形于薦剡甚具窆石未有刻文無以昭示來葉幸爲我序而銘之按狀所述公諱德榮字顯卿姓張氏世爲晉寧人祖諱林仕金季積戰多至萬戶戍葛壁寨引兵援蔡州軍敗見執伏節而死父諱義入 皇朝任汀州路武平縣尹公既貴累贈其祖亞中大夫同知祖河東山西道宣慰使司事輕車都尉並追封清河郡侯

祖妣楊氏以贈妣李氏以封俱爲清河郡夫人公少嗜書能通其大義尤習于

國家故事慨然有志以功業自期年踰弱冠入福建

平海等處行中書省爲令史由福建遷湖廣從其省官征兩江叛蠻有功授承事郎本省檢校官事有未當必鉤摭而釐正之丁外艱用御史中丞魏公初薦起復尋陞承務郎左右司都事紀綱列曹事無不舉轉承直郎出爲寧國路宣城縣尹大江以南宣城素號繁劇戶籍田賦視他邑皆數倍人多憚其不易爲公盡心按職鋤剔其蠹弊而拊摩其凋瘵民有殺其兄子而託言死于盜者官爲索盜數月不得公始至閱其牘曰此必叔殺之而妻與其謀訊之果伏乃叔報其妻且利其財而殺之也人以爲神明歲適大侵道殣相望連數百里公振廩勸分境內獨無害父老相傳爲口實部使者舉公五事備又舉公治行爲諸邑最臺府亦交章論薦之擢朝列大夫陝西等處行中書省左右司員外郎彌綸庶務多所裨益終南山僧作亂伏誅愚民多以誑誤當坐公驗其辭而探得其情免死者若干人召入除中

憲大夫僉殊祥院事將嚮用矣

上方勵精圖治思得良二千石

俾牧遠人乃輟公以行拜亞中大夫信州路總管公因其俗而理之政尙廉平而遇事無所回撓有勢家子調屬邑令交權要爲奸利莫敢孰何公一繩之法令以罪去吏民服悅聲望翕然部使者言公材任清要不宜久淹外服未報而公遽援禮引年遂有武昌之命公既納祿而歸縱情物外夷猶自適凡若干年而逝娶關氏前卒繼侯氏亦以贈若封俱爲清河郡夫人子男五人長九陽早卒次九思用公恩補官今爲承務郎袁州路同知萍鄉州事次九達次卽九成浙東海右道肅政廉訪司書吏次九臯女三人長次皆適力氏幼適某孫男若干人孫女若干人公位三品宜賜諡于奉常立傳于太史其可託以不朽者不專繫乎銘然非是無以表封樹志陵谷孝子仁人之用心不亦遠乎銘曰

繫公之先奮于伐功嗣世而興載疇民庸厥施未光寧不有俟公克承之以有顯仕乃選其勞乃陞都司乃踐朝著出秉郡麾薦書交馳

洋洋華問鴻漸于逵盤桓不進幡然遠引邈乎高風既壽而康遂以
考終公之所履恩威兼備泰山豪芒存于軼序綿綿厥紹則熾而昌
惟德之符久而彌彰矢辭鑽石昭揭墓道後公千年不尙有考

奉議大夫餘姚州知州致仕范公墓誌銘

公諱文忠字煥章姓范氏七世而上皆家于姑蘇宋之中葉避地東
徙故今爲慶元之定海人曾祖公捷迪功郎監清泉鹽場祖仲宏太
學生父泰之入皇朝以公貴贈承務郎嘉興路同知崇德州事

母俞氏黃氏並贈恭人公黃氏出也幼失所怙兄弟十二人又俱早
天與妹相依以生母氏撫育備至稍長入則就學出則膺門戶事天
性純篤事母能盡子道妹先于公五年而逝躬治其喪靡所弗周從
父禹錫隱居授徒公嘗受業焉其歿也三子相繼而亡爲卜善地以
葬教其遺孤至于成人而授之以室遺其遺女五人皆歸于名門有
挾鬪帥之勢謀墮三湖爲田瘠人以肥己者眾莫敢言公獨奮然以
陳于省臺而湖得不廢人蒙其利大德十一年民饑爲盜海瀕遐遠

爲害尤甚公手縛其渠魁十有四歸于有司餘黨竄伏閭里恬然功
狀已上而未報俄有母憂服除中書乃以賞典 奏用公爲慈溪

縣鳴鶴巡檢至大四年也公始至卽捐私錢購民地立官署申明法
令而去其煩苛無賴之徒冒鹽禁以陷良民者爲之屏息有盜殺一
僧而取其衣孟之貲以去山蹊幽阻盜無迹可尋公設計捕得之人
以爲神陞主徽之歛縣簿同僚及郡邑屬官多以賄敗公獨無所顧
以材取知憲府有疑事輒諉焉遷主吉安之廬陵縣簿廬陵習俗譁
健喜爭素號難治縣民蕭甲與其子殺人以誣怨家劉乙公親蒞檢
視而窮究其獄遂寘殺人者于法而籍其家受誣者以免豪右無不
讐服先是被郡檄市紅藍于江陵者率高其估而利其畸贏公承命
而往痛絕前弊平給其直之外得羨錢猶六萬餘緡悉還于官以廉
能見稱于時調平江之吳江州判官郡守患賦役之不均專屬以推
收事公謂是不可欲速必因輸糧之日吏胥咸在而拘檢之乃詰得
其實後訖如其言而賦役以平嘉定知州管涇祖詣中書訴郡守踏

災田多虛冒指公爲黨省臺破

上旨鞠問公先眾人力爲辨白

得直而淦祖竟以誣罔坐禁錮桐里巡檢獲竊盜十有人并贓仗送
州公察其寃而釋之後果得眞盜人乃服其明允婺源靈順神祠遇
瞿曇氏降生之日四方之人往往雨香致誠富商大賈因人所聚以
爲市行省檄公權其征稅時 朝廷方重迎賽之禁以貨至者殊
少公旣一無所私課入反加于前擢延平之沙縣尹下車未幾造義
倉以備凶荒築社壇以謹祈報崇儒學以典禮讓豫章羅先生之裔
孫受廛邑下建書院以奉祀事公欣然如其請而助成之士莫不知
勸公在官四載以年登七袞禮當納祿投牒竟去有識之士共歎其
賢至家甫一歲忽感微疾戒諸子曰吾仕而未顯幸不墜先人之遺
訓汝輩亦宜深體吾意吾所以名吾亭曰存耕者可不念哉旣而却
藥謝醫夷然瞑目而化至正五年八月十一日也享年七十有一階
止承務郎六年夏有制授奉議大夫紹興路餘姚州知州致仕而公
不及拜矣娶翁氏封恭人次沈氏高氏子男九人長一民江淞等處

行中書省檢校書吏次惟善元善達善止善擇善復善師善處善俱未仕女三人適沈德純桑存善揚伯生孫男四人女四人一民等既遵治命以某年某月某日奉柩葬于某桃花谷先塋之側且以公妹婿沈與道之狀來謁請銘按狀所述公之治行多今人所難能雖所試者小未足盡展其施然進退之際始卒無疵備福考終可以無憾是宜得銘乃序而銘之銘曰

范望于吳自文正公支于海邦仕弗顯融積久必發逮于公躬取彼凶渠克有雋功乃著官簿乃疇民庸禮進義退邈焉高風有隕自天命秩則隆不居其有尙飾乎終蕃蕃子孫餘慶所鍾式敬爾承保茲丘封

江淞官醫提舉張公墓誌銘

故成全郎江淞等處官醫提舉張公諱去非婺之東陽人世祖亮與宋政和中舉八行賜號冲素處士日志行者實兄弟行歿葬縣南乘驄鄉木掘嶺荷塘西原子孫因家于荆浦父諱潤以修德尙義爲鄉

善士母顧氏有子五人公其季也少警敏有大志既葬而隱于醫其
爲術深超徑詣精驗如神然不專于爲人已疾尤善大素脉言人吉
凶貴賤壽夭率皆奇中公自號實堂人罕用爲其所稱而直以藝配
其姓稱之曰張太素云至元二十有六年大盜竊發于鄰郡蹂踐縣
境尙書左丞史公弼宣慰浙東督諸軍討捕之一夕氣填膺逆上結
塞脹滿寢食俱廢公授以七劑立愈因留置幕下及移屯永康縉雲
皆預在行將卒道病與藥輒効事平計功行賞當得官公謝非其本
志不就乃署公本郡官醫提領史公入 朝或詢以江南名醫必

首及公且貽書招致之大德五年公至京師而史公由僉樞拜平章
政事行省江西後二年召還樞庭見公歡喜 陛對亟薦公于上李

叔丞相時領太醫奏用公爲尙醫奉御食五品祿明年扈從上京阿
忽都楚王疾劇有 旨命公往視之王既平復入謝 上嘉獎

焉又明年王被命巡朔漢迴次和寧王孫明安帖木兒有奇疾眾醫
莫知所爲遣府僚孫司馬者詣 闕請輟公以來公以體氣漸衰

不住遠役懇辭

上再三勉諭出尙方襲衣重裘安車善馬資之

以行仍勅有司厚贍其家公至施之鍼熨投之湯液閱月而疾良已
王爲之剖羊刑馬大會宗戚餞公南還且遺以交鈔五千緡白金百
兩內謁者張哥司徒復言于

上及

東朝加賜交鈔五千緡

文綺四端以旌之由是聲稱動朝野太醫刻上其名于中書以聞擢
江西等處官醫提舉階成全郎某年也公過家上冢卽抵官下居三
歲職事修舉省臺交譽之以秩滿去官僚屬皆泣拜而別公性溫厚
家食之日待鄉鄰有恩意以疾來告者赴其急無難色方將優游于
一丘一壑以怡神引年而江浙之命下矣到官數月俄拂衣而歸遂
以天厯元年三月二十有四日卒于家享年八十有三重紀至元某
年某月某日葬荆浦之北原其元配何氏繼室馬氏皆前卒至是合
祔焉子男二人長安道何氏出終于杭州路醫學教授次至道馬氏
出前昌國州醫學教授俱能襲父業以醫名女一人適厲某孫男六
人女二人曾孫男五人女二人公之葬已久而墓上之石未刻于是

至道以狀來取文爲銘且曰先人在京師時志道與先兄留治家事
凡先人所游從與治療之曲折言人禍福之徵應皆莫能知其詳所
可知者僅若是而止先兄因赴銓謁參知政事張公某公言昔若尙
少求而父切脉卽知吾後當居政路不意忝竊至此而父可謂精
于其術者也今豈可復得哉由公之言而推其所不及知闕軼固多
矣獨先人自序太素脉訣出于蜀之青城山王卧仙翁而歛人張子
元子發嘗校其書傳至揚上善而予得之始奏請以行于世其端緒
之相承可概見也昔劉歆序七畧醫經之言人血脉經絡陰陽表裏
者黃帝扁鵲白氏內外經及旁篇七家而已蓋太素之書猶秘而未
出故無得而述焉庸備著公所序于銘文之首庶史官傳方伎者有
考云爾銘曰

太素之學古有別傳卓哉張公窮幽極玄爰取諸身以知來物活人
之功抑其仁術 帝謂斯人醫師之良畀以 制書歸榮故鄉
幡然勇退遂考終命前知孔灼順受其正公則遠矣公書具存潛發

明徵在爾子孫謁文訂實推述原委薦諸石章用裨信史

江浙官醫提舉葛公墓誌銘

公諱應雷字震父世爲平江人其先仕宋季而未顯宣義郎思恭于公爲大父進義校尉從豫于公爲父公少從季父某受周禮爲舉子業國朝取宋塲屋事廢公無仕進意若將終身焉初進義府君業儒而于九流百家靡所不通尤工于醫公旣不得以文學自見退而取家庭所聞靈樞素問諸書之說研窮精覈見世之言醫者執方拘論而莫究其原委多與古法背馳于是推五運六氣之標本察陰陽升降之左右以定五臟六腑之虛實以合經絡氣血之流注而知疾病之候死生之期其處方劑施砭熨率與他醫異此以名動一時浙西提刑按察司判官李公某中州名醫也嘗自診視其父疾復以詢決于公聞公言父子相顧駭愕曰南方何以有此耶則盡出所藏劉守眞張潔古之書與公討論所見無不脗合江南言劉張之學自茲始公所著書大旨以爲醫當視時盛衰劉守眞張子和輩值金人

強盛民悍氣剛故多用宣洩之法及其衰也兵革之餘饑饉相仍民勞志困故張潔古李明之輩多加補益之功至若宋之季年醫者大抵務守元氣而不識攻伐之機能養病而不能治病失在不知通其變也書凡二十卷名之曰醫學會同摘古語扁其齋曰恒蓋用術貴于變通而立志則不可無恒也四方士大夫聞公名奉幣馬迎致之無虛日延譽益廣大德十年用薦者補平江路醫學教授治廟宇闢土田教育其弟子員後多爲良醫尋用省臺交舉擢江浙等處官醫副提舉遂爲其提舉階自醫愈郎陞成全郎時延祐五年也公前後在官十年其學大行于東南至治二年丁母憂而歸居喪過于哀毀如不欲生竟以三年春正月十八日卒于家享年六十娶盧氏宋某官鉞之孫女子男二人長震孫先五年卒次乾孫女一人適胡就矩亦已卒孫男四人公資稟和粹識量明達外嚴而內寬事親孝而友愛其弟鄉鄰有急拯救之如恐不及人以長者稱焉乾孫旣以泰定元年春二月二十八日奉柩葬于吳縣志德鄉望野墩先墓之次後十

有三年始以故宋進士顏先生堯煥所爲公行狀屬子爲之銘予觀前史傳扁鵲倉公華佗皆歷言其已試之效先生狀公行皆略弗著惟論次其所以爲術之本可謂善序事者也是用悉取而備陳之公雖寓迹方技而未嘗廢詩禮之傳遭時承平復以經術網羅天下之士獨周禮爲無所用乃俾乾孫學爲詩以應有司之求乾孫篤于學而敏于文庶幾能成公之初志者銘曰

猗葛公抱一經訖不試以術鳴 帝有命公是膺樂其職不近名

尙有子蜚儒英際 聖時伏必興馳茂恩耀泉扃發其兆在茲銘

朝列大夫杭州路總管府治中致仕范君墓誌銘

府君諱景文字煥卿姓范氏其先京兆藍田人高祖諱昂霄金大安中進士歷官同知靜難軍節度使兼邠州觀察使終于正議大夫吏部郎中入 國朝徙居真定以儒占籍曾祖諱元泰從仕郎解州

判官妣張氏封宜人祖諱天祐汀州路總管府經歷贈奉議大夫真定路趙州知州驍騎尉追封元氏縣子妣李氏封元氏縣君考諱忠

朝請大夫僉江南浙西道肅政廉訪司事妣白氏樞密院判官某之
孫女封高平郡太君府君生長官家多所見聞而有志于學人知爲
遠大之器至大戊申集賢以茂材異等薦于中書署眞定路儒學正
未赴皇慶壬子辟廉訪司掌書司官分按嘉興建德鎮靜不苛而風
口凜然府君之裨益居多延祐乙卯入江南行御史臺爲察院書吏
臺官有貴倨不法者眾皆側目而莫敢言府君獨奮不顧白于御史
大夫明數其罪劾而去之同列咸敬憚焉從御史分巡湖廣黜憲長
之徇私敗政者一人郡縣長吏之貪虐者悉望風解印綬去所至宣
布教條更新弊政御史賴其贊助交章舉之已未行宣政院辟充令
史錢塘兩大刹因爭地致訟有司莫能直事聞于朝遣宣政院狗兒
參議公泣治焉府君爲之具其始末而辨其是非事遂定用參議公
薦入爲宣政院掾史至治壬戌歲授將仕郎杭州路臨安縣主簿行
中書省奉 詔擇廉幹官分督未絕事府君首膺是選至江東定
期限之遠近而責其稽違量事情之輕重而求其平允民無不畏服

既還復俾監辦杭城稅課甫三閱月補其元虧二十餘萬緡增羨十有餘萬緡丞相脫歡口刺罕公嘉其能泰定甲子辟充本省掾史尋陞提控天厯己巳遷從仕郎松江府知事奉省檄監收秋糧且俾監裝海運積出餘糧若干石用參知政事胡公薦擢承仕郎江西行中書省理問所知事未上本省辟充掾史尋陞提控御史刷磨諸曹案牘無可指摘知出于府君與闕院御史文章舉之至元戊寅除承直郎平江路總管府推官平江劇郡多大家素號難治屬州豪民有誣平人爲盜厚賂官吏而抵其罪者事覺爲物色得其真盜而昭雪焉府君治尚嚴明而本于仁恕平心易氣察辭燭理凡所鞫問悉得其情由是獄無寃滯見謂稱職至正壬午遷承德郎湖州路總管府推官引疾祈閑遂以朝列大夫杭州路總管府治中致仕癸未十月二十四日竟以疾卒于平江寓舍享年五十有九真定先塋遠在數千里外自曾祖以下俱葬于平江路長洲縣武丘鄉白蓮橋之北原諸孤以是年十二月廿八日奉府君柩祔葬焉君持身廉介不妄取予

而撫宗族孤幼助其婚嫁一無所靳有詩文若干卷曰覆瓿集當代名公序其篇首咸稱許焉娶李氏封某郡君子男二人長公琇從仕郎衢州錄事次公琰慶元總管府吏女五人長適曹州曹榮祖次適懷慶錄事宣德劉大用次適鹿邑縣尉衛輝田秉仁次早卒次適東廉訪司書吏廣平牛師說孫男七人女三人府君葬已久公琇以銘來屬謹摭狀所述序而銘之銘曰

天之將材必于名門用而不匱如水有源府君之先世有仕祿建茲五葉是似是續直道而行蹇蹇匪躬剛而不折綽有父風邇邇外服隨牒平進名曹劇職恢恢游刃小識之效泰山豪芒未老而傳奄其淪亡家聲不墜由子克肖咨爾來昆是則是倣

奉議大夫同知諸路金玉人匠總管府事傅公墓誌銘

故奉議大夫同知諸路金玉人匠總管府事傅公既卒且葬三十有六年而冢上之石未有刻辭公之孫亨貞皆嘗從予遊及予承乏居國學又適在弟子列而亨取上京鄉薦第一予所與聞也緣斯文之

雅故將其父命以隱君嚴威之狀來謁銘按狀諱進字仲與其先燕人祖曰德父曰榮祖當金之季始去燕居雲中晦迹弗耀而獨稍出其藝以自見被遇 憲宗于和林錫金符長其同列六十人以備

宿衛

世祖建國開平驛致其家屬因占籍焉公生而穎異氣貌

甚偉孝友出于天性與人交以信有士君子之風至元二十五年

世祖選用世勞以爲金銀器盒提舉久次當改調而儕輩中無

以易公大德三年官將仕郎八年官承事郎凡再陟其階俾居舊職

十一年乃遷奉訓大夫諸路金玉人匠府副總管尋以至大四年陞

奉議大夫同知府事公服勤

三朝每制器以進無不稱旨賞賚

優渥不可勝計仍特爲降璽書存護其家實異恩也至于裁抑奇巧

崇尚質素又未嘗不寓執藝以諫之意識者賢之皇慶元年正月十

九日以疾卒于官享年六十有一

世祖之定都于燕也公慨然

曰燕故我土祖父魂魄能無思乎吾歸其時矣乃卜居今京城積慶

里而奉祖父暨母吳氏之柩葬城西十里樊村漆園之原公卒遂葬

其墓次夫人陶氏宣德人有懿行善理其家後公二十三年卒元統二年三月二十日也其年四月四日合葬焉子男一人賢佐 仁宗欲使疇其先業特授承事郎陽山瑪瑙提舉今以累遷爲行諸路金玉人匠總管積階嘉議大夫孫男三人亨以鄉貢擢第爲將仕郎太常禮儀院太祝貞以甲子釋褐爲從仕郎章佩監知事庸國子學生曾孫男二人女二人蓋金之將亡中原雲擾衣冠世族强者戮弱者俘爲自全之計者或乘時崛起爭相長雄而使人莫能犯或自混于雜流而取容一時然恃其力而以暴陵人有人心者所不忍爲惟百工之事有以利用而無害于義故君子寧屑爲之公後雖藉是有位序而恒若以爲歉嘗語人曰吾家再世遭時艱虞而隱于一藝豈往而不返者耶今天下一家死生相保而吾祖父乃不及見承平之盛賚志以歿子孫誠知之必有能自拔以昌吾門者矣于是陶夫人亦力贊公以教子爲務嘉議公之官于金玉行府也留錢唐久之故所知位丞相出臨江浙畧勢分而與居與游視疇昔無以異從容宴

語未嘗輒及其私慎重如此得于家庭可知矣亨與貞又皆生盛時
蒙菁莪豐芑之餘澤而以儒起家公至是復何憾哉序而銘之庶以
慰公于地下云爾銘曰

九官濟濟疇若予工帝曰咨垂實先夔龍降及中古爲民者四人思
擇術貴德賤藝惟公父子靡適弗通出此入彼與時汗隆曰予之先
家有詩禮夫豈世官倉庾爲氏亦旣有時有子有孫迄用一經守爲
顯門兆茲幽虛尾箕之野列星之英後有興者

奉訓大夫武昌路諸色人匠提舉漆君墓誌銘

君姓漆氏諱榮祖字仲華古有漆氏而孔子弟子漆雕開之後亦或
爲漆君蓋其裔也會大父世昌居江之瑞昌大父文興徙興國之永
興又徙太平之當塗而占籍黃池父永成宋將仕郎君任 皇朝
厯黃池建康杭州三織染局副使稍遷武昌路造作副提舉遂爲武
昌路諸色人匠提舉初階進義副尉用先賢子孫改將仕佐郎累陞
奉訓大夫年踰七袞輒致仕而去君少敏于學敦行孝弟將仕君歿

負土成墳松柏皆自手植與兄弟分財均兄及弟前卒經紀其家事無遺力若未始異居者尤喜周人之急歲饑則爲發粟病者與藥死則與棺里有叢冢積久暴露爲聚而化之如浮屠法鄉鄰多賴居官所至克修其職業執藝事者咸精其能其在建康以貢輸詣京師者再皆蒙恩錫賚甚厚人以爲榮惜其所處非要地品級已優而績用未顯也異時將仕君遊青山之保和菴以爲茲謝公玄暉舊宅不宜使久廢不治買田二十畝畀其徒至君又益以田四十有五畝而祠將仕君子庶下里人羅君記之將仕君封樹在新埂去家僅一里所君謀于兄弟割田若干畝以給歲時汎掃之須前進士汪君記之瑞蓮生墓前方池中前進士夏君記之興國先隴隣于雙泉寺君捐錢千二百五十緡爲興茶利其徒創置祠宇守視墓域惟謹故集賢直學士貢公記之君嘗延羽流爲將仕君蕙醮事感八鶴來下述黃籙儀因著其靈應之實今天師張公玄教大宗師吳公序之故翰林學士承旨姚文公之使江東也愛君沈靜寡言進退閑雅爲製其

號曰可心其爲一時鉅公引重如此君之才雖不大見于世觀其所
與而其人可知也同里廣教寺法堂久未建君歸自武昌慨然以營
造爲己任閱兩寒暑而堂成用錢以緡計者若干一出于己仍施田
百畝以資他日繕葺之費任持僧德遠以瞿曇氏示現之日爲登堂
說法緇白四眾咸會君忽顧其子興宗曰吾事已畢將行矣明日竟
以疾不起聞者皆歎異焉君生於前至元辛未二月十一日卒于後
至元丙子四月九日得年六十有六明年丁丑八月十日葬新埂將
仕君墓之左娶史氏次索氏子男一興宗也廕授寧國路織染局使
女一嫁故相吳許公之玄孫錯孫男一女六其葬也興宗不遠四千
里俾以狀來乞銘乃按狀所載序而銘之銘曰
繫君之先惟漆雕氏受業聖門而不苟仕君子所祖匪襲其迹任不
擇祿由由自得孰遑其歸年未及謝展也達生委順而化仕而能止
沒宜有後刻辭石章式示永久

江浙行中書省左右司員外郎致仕陳君墓誌銘

重刊三才集卷三十一

君諱邁字謹之姓陳氏其先自婺之東陽徙台之臨海曾祖諱夢蘭

某官祖諱榮某官父諱孚入 國朝以 世祖皇帝由翰林國

史院編修官授禮部郎中副吏部尚書梁公會使安南 陛辭賜

五品服佩金符以行既至詰其世子陳日燇以不廷之罪且却其重

贄辭直而壯日燇震讐願遣陪臣入貢使還稱 旨拜翰林待制

兼國史院編修官 上方欲寘之要地而公遽請外厯建德衢台

三路總管府治中積階奉直大夫政績之詳具如楚國程文憲公鉅

夫所為碑銘母顧氏封臨海縣君待制公歿時君年甫十四執喪如

成人弱冠用廕補台州錄事判官台實鄉郡人以其年少頗斬之君

延見父老故舊情文備至或干以私輒不復與之接臨事無微不察

吏莫敢侮奸民為之斂避乃皆歎服曰勿齋有子矣勿齋待制公自

號也秩滿遷將仕郎常州路總管府知事富家史氏築大圩環小民

田其中強委錢貸之覲子本相侔而有其田民不肯受則因治田與

之闕毆傷其七人縣吏受賕反欲加以罪民訟其冤君白郡長貳召

吏責之乃釋被誣者而致吏于法民間租賦許自輸而禁團結舊制也豪民多冒禁而利其贏餘君申明之則相率行賄賂假權勢沮撓焉君不爲動禁之愈厲公私咸以爲便居二年以母疾棄官歸養民挽留不能止乃樹碑以頌去思凡爲碑者五其遺愛在人多矣君旣抵膝下而母竟以疾弗起居喪哀毀如不欲生服除猶無意于仕家食者十年調集慶路江寧縣主簿不赴改慶元路總管府知事慶元爲浙東帥闔治所事至繁夥有自臺端來居帥座者奴視司屬人畏其氣餒凡所諭指意多曲法以阿之君檢飭吏檟使無間隙可入有私託則據法以對度不可屈乃爲之霽其威嚴郡長貳每事必資君而後決君於民之寃者直之吏當次補而貧無資者循其資序而用之或來謝輒弗納曰我奉法耳非有私于汝也郡學有沙田在海島石衙山中土豪擅魚蟹之利歲輸緡錢八千而恒負其半君奉憲府令徵理之盡取其錢以具祭器諸生立石以紀焉所受圭租平其斗甬而令民自操槩無他官倍取及左右侵牟之弊莫不負其餘糧而

去居四年擢江浙等處儒學副提舉進階文林郎杭俗素華靡士子
習于浮薄君擇宿儒有學者爲之師以作新之省曹書佐多起于
閩閩不解文義俾君試取文意不背可也賴君言而獲并容者甚眾
居無何俄病渴引飲動一二升閱數月病作瘍醫不能爲遂移疾請
納祿授承直郎江浙等處行中書省左右司員外郎致仕命下而君
不及待矣君卒于至正四年八月五日享年四十有九以九年八月
十八日葬所居太平鄉役嶺之原娶葉氏尙書右丞南陽郡文簡公
李之孫知賀州朝列大夫同之女封恭人子男三人長曰樵某書院
山長後君四年卒次曰集衢州路龍游縣靈山巡檢次曰模左翼屯
田萬戶府儒學教授女三人長適處州路石門書院山長四明袁暉
翰林學士侍讀 郡文清公柄之孫次適將仕郎太常禮儀院大
祝藁城董守緝翰林學士承旨趙國忠穆公文用之孫次適建寧錄
事判官同郡周士瀟集賢待制仁榮之子孫男三人女若干人君幼
聰敏日誦數百言早歲能屬文中年宦游所至晝接賓客夜考經史

訖能成其家學君丰神凝整外剛方而內和易每謂居官處事求中于理何至過爲深刻耶故其馭吏使不可犯而已泄民則思有以便安之喜周人之急而不自表見鮮有知之者待制公有別業君重加繕葺扁其室曰慎獨而游息其中歲時集宗人徘徊竟日以示終身之慕焉初奎章諸老交薦君擬 奏辟以爲屬而君適有內艱浙東部使者或舉君可居館閣或舉君堪任風憲或又以君應守令之選朝廷旣處君于儒臺而時宰又雅知君甚禮重之 今天子方妙

揀儒臣纂修三史遂以君名刻上冀國董忠肅公守簡時方總裁使事及爲中執法力薦君廉慎而明達宜署臺職且夕且向用而君逝矣識與不識咸悼惜之曰近世閥閱子孫率以縱逸墜其家聲君少而孤未壯而仕乃能卓然自立如此千百人中一兩人耳而止是乎君葬後五年橫以君甥壻黃池稅課副使楊孝原之狀來謁銘載念君與余同時筮仕于台之司縣別後音問杳不通及子忝預聞學政去官間一歲而君繼至竟莫能敘契闊詎謂君遽先子死衰朽餘

齡動增感愴又何忍執筆而銘諸專价踏門靡容固拒書辭繁猥不知所裁銘曰

台之陳氏故爲望宗揚英振華肇自先公在

世祖時朝多俊彥

穎出其間茂膺

上眷鋪張

帝業潤色

皇猷揉彼蠻方

敬承

天休功成弗居盤桓外服委祉于君以有世祿劇曹上幕

罔憚其勤乃陟儒臺乃柄斯文人皆望君入對召節發舒素蘊光昭遺烈胡晉不年而過其施尙克有子圖永其垂不以予耄俾專述作鄙言匪腴聊慰冥漠

上海縣主簿吳君墓誌銘

君諱福孫字子善姓吳氏其先有爲宋執政者曰正肅公育自建之浦城徙汴之新鄭南渡初有自汴之新鄭徙武義者曰克立逮君世矣父東又自婺徙家于杭故今爲杭州人母施氏君生而俊爽稍長強學好修元貞元年用浙西憲使東平徐公察舉補嘉興路儒學錄遷寧國路儒學正江東憲司治寧國涿郡盧公按臨之暇畧其勢

分而與之游數以詩篇相倡答君既書再考例當序進絕口不自言前代名流及時之雅望若戴先生率初仇先生仁近胡先生汲仲鄧先生善之咸加愛重莫不折行輩與之均禮魏國趙文敏公待之尤親密文敏以善書名天下慕而效之者往往逼真然罕有若君能得其早年楷法之妙者君兼工于篆籀文敏極稱許之皇慶二年

詔起文敏入侍講于集賢挽君俱行中朝賢士大夫禮遇甚至君泊然未嘗有所造請至治二年乃以教官借授湖州路潮陽縣青洋山巡檢遐荒之地縣長貳久缺君攝縣事獲強盜之逋誅者八人脫平民被誣爲盜者若干人而獲其真盜者若干人廣東憲府有疑獄多以委焉未幾移疾而歸至順二年赴選集于京師某月某日天子坐奎章閣阿榮大學士以其所作小楷書數萬字上進因得召見夔夔學士方侍書于閣中前奏曰臣濫得能書名如吳福孫所書雖臣亦有所不及上領之命侍臣引金鍾酌酒以賜將用爲閣職有沮之者而止今上皇帝至元元年調常州路儒學教授君氣

岸素高又在師儒之位不肯爲詔曲以事上官竟坐是去改調嘉興路澈浦務稅課大使君承命欣然就職殊不以爲歎也晚益務恬退足迹不涉達官貴人之門日與方外大老玄覽王眞人及名公之歸休弗仕者湖南帥于公有卿道州守徐公叔清翰林次對劉公時中徜徉湖山間不復以仕祿爲意至正六年銓曹考其資歷當升授將仕佐郎松江府上海縣主簿到官之後歲適大旱有禱立應遂爲豐年理民田爲豪強所據久而不歸者諭止婚姻之訟積數歲不決者他利害有當與除方次第舉行俄奉省檄詣溫台兩郡臨給鹽場工本七年秋執事于鄉闡甫撤棘復俾馳傳督閩中稅賦以疾還上海八年正月十三日卒于所居之廨舍享年六十有九以某年某月某日返葬錢塘縣欽賢鄉西溪花塢先塋之西娶唐氏宋朝請大夫天麟之孫女前五年卒合葬焉子男一人肅女一人適宜興岳枋早卒孫男一人繼善君明敏出于天性豪邁不羈談辨絕人娓娓不倦好客之名聞于四方自儒釋老至于岐黃汜勝之書無不讀嗜古彝器

法書名畫其書篆施于金石爲尤宜奉贄幣求之者殆無虛日禮部
尙書太不花嘗爲扁其所居曰清容軒因自號清容野叟所著有清
容軒手鈔若干卷樂善齋集若干卷古文韻選若干卷古印史一卷
藏于家君入仕時年甫十有六至四十有三始被初命及出佐一縣
已六十有七矣間一歲遂不起士患不遇君可謂有所遇否乎後來
者居上而君遂僅止于斯天乎人乎肅以狀來謁銘謹摭其所述附
以平昔所知者序而銘之銘曰
先發而後至進難而退易不汲汲于富貴類依隱以玩世鬱鬱而不
衰者浩然之氣俯無怍兮仰無愧不贏于躬兮來者之界

之始就職君謂數之爲術至矣而未始外于理舍理而言數非所以爲訓乃爲諸生發揮先儒性理之說聽者無不悅服棟宇之摧剝及祭器之敝壞者捐資俸而新之學廩則擇人以司其出納而一無所問秩滿當主教列郡旣上名中書未調而君屬疾臨終戒其子勿爲惡兄弟宜相友愛勿有所爭語不及他家人以藥進君曰毋苦我俄問日早暮家人曰日將中矣遂奄然而逝至正八年某月某日也享年五十有八以其年某月某日葬某鄉某原娶張氏有子男一人曰日新播州儒學正女一人適余珽再娶周氏有子男一人曰人新女二人長適大都路雜造局照磨吳顯己卒次適汪簡孫男七人女二

人君舉止莊重識量淵深自少巖然有成人之風同里知黃巖州張君與紹甚器重之故以女歸焉君平居孝友弱冠綜理家務謹守成法父沒無改于其道父所建義塾祠郡王于其中始居貴溪者也君敬承先志益買田以共祠事翰林侍講學士揭公記之弟死其孤甫五歲教育之如己子處宗族鄉黨所施恩愛禮讓各適其當與人交若淡薄而推誠相與雖久不衰不喜言人過失待人無疾聲厲色驕慢之氣而人自敬莫不推其長者徭役之不給者助之分爭之不決者解之人貧及歲饑則散財發粟以周之有作屋而侵其地者據其山以葬者竊取其林木以爲材者皆忍不與較其寬厚如此君之葬也其諸父中爲國史院檢閱官適與予同在史局代爲日新等奉常德路總管張公熙祖之狀來謁銘予不得辭銘曰

惟數與理未始相離流而爲術昧者歧之卓哉倪君不楛于數消長成敗灼知其故物理之微驗諸一身其行其止與時屈信

秋江黃君墓誌銘

君姓黃氏諱一清字清夫徽之休寧人初李韓公以中書平章政事知貢舉某用門生禮拜公里第君在焉別去二十有五年而君之子晉踵門泣且言君已沒持黃竹巡檢程君之狀以銘爲請按狀君曾大父拱大父振遠並能施惠其里中見謂長者父元珪早卒母吳氏守節自誓內事舅姑外資諸子使爲學君亦痛自飭勵期無媿于古人年逾四十始遊京師久之無所知名泊李公以舊學相 仁宗賢才彙進而君以母老不忍去母告之曰汝父夙有志四方而今已矣汝其忘之乎君乃幡然復入京師謁李公君古貌長身鬚髯如戟寬衣高冠容止簡率又作吳語左右多目笑之公望見大驚異卽下執其手延之上座時公門下皆名人顯士而君以布衣居其間恒與公充禮坐客莫出其右隱然名動京師君以秋江自號而李公自號秋谷遺君詩詩有君釣秋江月我耕秋谷雲逃名君笑我伴食我慚君之句朝野傳誦滿口內翰趙文敏公旣寫以爲圖且謂不宜使清時有遺才力薦之當路諸公以君深于易通陰陽家言欲用爲杭州教

授君笑曰吾以布衣締交相國榮孰大焉持此足以復吾親矣竟辭歸築山房摘李公詩語爲扁名以見志公欣然遺以錢助之宣徽王公奉使江東過君山房因圖其隱居十景以去其爲當世所重如此君嘗以母病顛天願減己年益母壽夜夢人語之曰有老嫗來當得藥明日果有老嫗來授以啖蜜法而無從得蜜君往乞諸旁近村民家還遇虎君駭曰吾死不足惜如母何虎熟視逡巡而去集賢大學士陳公言是家母爲節婦子爲孝子宜旌表以風四方事下有司署其家及里門皆曰節孝國朝徽人得旌表者自君母子始其後君有母之喪走京師乞銘于閣學虞公以葬張蔡公時當國問士於韓公或以君對且要與俱詣公恨相見之晚卽欲擢寘館閣君以葬母辭公知不可奪則爲詩以送之終喪復至京師遍謝前爲銘及哀輓者趙魯公在中書素善君卒欲用之集賢亦舉君爲儒學提舉君歎曰吾親在且不仕今尙須祿仕耶遂去入玉蓮山中構精舍將老焉故人完顏君守贛奉幣馬迎致郡齋居歲餘俄思歸艤舟未發適值始

生之日飲而歡抵暮疾作旦起奄然而逝至元三年八月九日也享年七十有五贛守爲具衣衾買棺以斂而二子從行者奉柩以還卜某年某月某日葬藍田山之原娶張氏前十三年卒子男五人曰俊淮安屯田副提舉亦已卒曰晉有家學今爲徽州教授曰紹爲仲氏一鶚後曰勝曰芳女二人長適行金玉總管府知事汪次適俞榮孫男五人女三人君性疎曠好客不厭處鄉鄰有恩不喜言人短而常推禍福成敗之幾開人爲善其在京師所主皆朝廷重臣每有所諮訪未嘗出以語人所薦士亦不以爲己得累朝元老臺閣名公至于卑官下僚新進之士無不與之交其死也無不悲之某竊觀昔人去就之際出者或未能無累于物處者或專務使影響昧昧不聞于人此二者皆過也若夫進不徇人退不絕物如君者蓋鮮矣而某安足以知之姑摭狀所述爲銘之以紓其嗣人之哀思云爾銘曰

士之懷才難得者時逢時之來患莫已知亦既有時又有知已胡有不爲而止於此處非吾介出非吾通自信不疑卒蹈厥中發揚在上

其藏在下銘以昭之用慰來者

養齋蔣君墓誌銘

杭爲東南一都會其民率多藝善貨殖市區相屬如鱗次意必有若昔之大隱者寓迹以自混于其間以予所聞蔣君殆其人乎君旣死且葬其子元龍介前進士汴梁段君以狀來謁銘予雖不及識君而君子所知也銘固不得辭君名景世爲杭人蔣氏故宦族而君之先獨弗仕至今遂學爲醫然不專以其技自用恒數善藥爲丹劑湯餌以售于人取嵇叔夜養生論所引神農氏語以養齋扁其藥室其製藥也自山澤來致其物者必以色味參諸圖經非其地崖及采暴之時弗苟取也銖分之等擣治燂炙合和之宜必本諸方書小失其度輒弃去弗苟用也言醫者冀得善藥輔其術教病家求藥必之養齋自達官顯士閭巷小夫至於旁州比縣之人無不知求藥於養齋者故其室無留藥日役數十人猶不給或持錢躋其門累日乃得藥不以爲愠杭之業于藥者千百不啻莫敢與之齒也凡學于君者多良

醫而食于君者皆良工云蓋世之知君如此君之修于家者世未必盡知之也君平生自奉無良裘肥馬而于親里交黨之乏絕調恤之無少靳其拊人以恩而于子弟家僮之微過每對尊容斥責之使知愧以自厲元龍爲人恂恂有父風家庭之教也天師太玄子嘗爲君書養齋二大字而前太常博士東陽柳君記之以爲君養于內者有其本其言良信此予所以意其必有隱德也君生于宋寶祐三年九月一日卒于今天歷三年四月九日壽七十有六其年六月十六日葬西湖上南山之仙芝塢娶管氏子男一人元龍也孫男二人女一人銘曰

漢有韓康唐有宋清猗歟蔣君卑不近清之利高不近康之名庶幾古之中行者耶

松溪縣丞王君墓誌銘

君諱嚴字敬之姓王氏處之麗水人旣歿且葬其女孫之婿葉渭以狀來謁銘予之鄙陋固無所辱命焉其來也不憚六百里重岡複嶺

之遠躡躡走風雨中浹旬乃抵予舍下其望予厚矣誼不得辭按狀
王氏系出江左今占籍麗水之雲和鄉者或雄於貲或登朝仕通顯
最爲鉅族宋迪功郎時中君五世祖也曾大夫儀大父珪父克寬俱
晦德弗耀君少負雋材善記覽以能賦有聲場屋間咸淳末名賢書
上春官末第而德祐失國君與伯兄挺並用福建宣慰使李公珏薦
補官挺爲福州路閩清縣尹而君爲建寧路沿溪縣丞自以不能隨
俗俯仰 命下拜而不赴君性孝友平居無疾聲厲色而治家肅
然不紊不嗜酒而好客務盡其歡乃已遇後進之士以禮有所問難
輒口占答之未嘗以肥田廣宅侈于自奉而樂周族姻里黨之急細
人之家無以爲養生送死之具者多賴焉歲凶發粟必下其直越中
之飢流民相率而至悉以君爲依歸所居旁曰梅柳市當甌越往來
之衝行者苦其地險惡君爲作石路千餘丈人以爲便浮圖老子之
宮有廢不治亦畀以錢使一新之其嗇已裕物見于前進士葉君現
所爲積善堂記部使者分按屬縣聞君風誼咸爲賦詩或就見而存

問焉君晚中末疾逾年稍間已而疾復作子若孫以藥進却之曰生寄也死歸也吾年既耄可歸矣復閱數日夷然而逝君生宋寶祐六年八月己丑卒于今至正二年七月戊戌享年八十有五葬以四年二月丙午葬在其家北十里天堂之原娶梅氏早卒遂不復娶以閩清之仲子邦彥嗣女二人適潘壽梁祖壽孫男三人勲烈炫女一人婿卽葉渭爲邦彥來謁銘者也曾孫男五人女二人始君冠而以敬爲字因以爲齋居之名觀君于死生之際瞭然無所惑亂殆有得於先儒所謂常惺惺法乎是可無媿于名其齋者矣銘曰

士患無時亦既有逢盤桓弗進卒逸其躬利澤在人所施必豐奚必有位乃爲顯融戰兢自持以成其終刻文孔昭表茲堂封

金華黃先生文集卷第三十九

續金華叢書

墓誌銘

臨川危素編次

番禺劉耳校正

江陰吳君墓誌銘

君諱方字季仁姓吳氏世爲淮陰人七世祖範大觀政和間累舉八行皆不起後以慈寧慶壽恩封承務郎人不稱其官而稱之必曰八行先生云嘗出私錢治郡學而授弟子業沒因祠之至今不廢六世祖仲基宣和甲辰進士五世祖闕之紹興壬子進士高祖諱某曾祖諱庠祖諱珏考諱世英並晦弗耀母曹氏有子三人君其季也少受經于鄉先生陸子方而于諸子百氏醫藥卜筮數術之書無所不知作詩尙理致不事雕飾然未始自以爲高教其子率能有所成立其獎飾後進雖小善弗遺有過輒面斥之亦無少恕里中子有獲罪於其父將違而去之者詣君別君諭之曰生育之恩昊天罔極天可逃乎其人大悔遽下拜請歸侍養於是父子如初鄉民有兄弟三人生五子而析居者已三十年君覩其墟落整比長幼有序語之曰吾觀

汝家雍睦如此曷不萃而爲一乎其人感悟曰仁人之言倍之不祥遂復同居君之啓迪人多此類有盜屢發君所藏一日卒然遇之隣家子也左右欲聞于官君曰吾不能薰之爲善良暴其事則辱在我耳彼豈樂爲盜哉迫於貧耳竟縱遣之後果自媿而改行其能使人化服又如此若家莽甚豐於財而樂振人之窮居者行者咸有以資之病與藥餌死與棺槨穀貴則下其直貸錢而弗能償則折其券歲饑有司勸分君自度力不足周一郡乃罄餘粟以食其鄉之人蔡港務官所虧稅錢一千三百緡計無所出携其女粥於市君聞之悉爲代輸因請以女備給使君拒弗納州官有受代貧莫能歸者死無地以葬君方自治壽藏輟其地以畀之此尤爲人所稱道者也君自奉食無兼味而涼天佳月朋簪雜集觴豆甚設雅歌投壺盡歡而止延祐中故人有知君者薦爲處州儒學錄辭不就自號嬾菴居士以示絕意於仕進晚築室于家東南將徙居之俄得風痺疾稍愈而復作臨終顧其子曰人孰無死古人重於得正而斃吾殆庶幾乎其毋以

侈靡之物斂且毋以緇黃溷吾家法汝等能守其身而不墜詩禮之傳則吾所望也言訖而逝君生於前至元二十五年正月二十三日卒於後至元五年正月二十五日享年五十有一其年三月二十六日葬順化鄉黃山先墓之側娶朱氏子男八人長惟誠次惟諒爲伯父後次惟訓惟詛惟謹惟謨惟詵惟評女三人長適常州蔣鉞餘在室孫男二人女二人君葬後三年惟誠介趙君季文賈君彥高納謁而言曰先人不幸至於大故惟誠等遵治命速葬未及跣走於先生長者之門以圖不朽懼久且墜逸益重不孝之罪願矜而賜之銘接事狀所述君平生大槩多可書而惟誠之請又勤懇若是不敢以不文爲解銘曰

緊君之先以八行徵再世文科茂恩是承君主盛時不榮以祿惟行與文是似是續動人者義澤物者仁詠歌道德爲時逸民有子詵詵幹父用譽載其休聲永口封口

溧陽孔君墓誌銘

溧陽孔君既沒之明年其孤汝舟汝楫將奉柩以葬前期汝舟俾其子惟中走錢唐以銘來屬按狀君諱學詩字文卿六世祖按自魯徙吳曾大父潛又自吳徙溧陽而占籍焉大父應祥始務治生產以殖其家父庭秀以謹厚克承先業有子二人君其次也至元乙亥國朝取宋之師至金陵寓公趙待制淮起兵溧陽被執不屈而死君年甫十有六竊自念曰彼大臣子且有位序死固其所蚩蚩之氓安知天命所歸徒取死無益也乃贊其父率眾詣軍門鄉井賴之以完主帥奇之因挾以北上欲薦于大府俾效官使君之父適遣人以物色訪得君所在君慨然曰吾獲爲太平民終養其父母幸矣奚以官爲懇辭得南還君持身以正家法甚嚴而濟之以恩伯兄蚤世撫其遺孤如己子中分田廬擇其美者授之族姻里黨之窮乏必加周卹而不以爲德他可便於鄉鄰者無不致其力大德丁未之饑食其餓者瘞其殍死者天歷己巳荐饑亦如之且傾廩粟以助官府之弗給法當得官有司將上其名于銓曹君謝曰吾以有餘補不足爾豈藉是榮

吾身哉況以入粟而賞官何榮之有識者尤用敬服君素剛介人有過輒面斥責卽貴勢無所避故與世多忤有誣陷以不法者平昔所怨忌又旁咻而力擠之長吏覬君有所請託抑弗爲理君曰吾心無媿於天人惡能勝天哉已而卒得直擠之者乃自悔而君無幾微見於辭色第戒其子曰汝輩毋懲口所遭而怠於爲善亦毋以家之豐而不由於禮惟勤生可以繼其先惟知學可以淑其後至其子能自植立遂悉付以家事日與賓客從容於琴冊觴豆壺矢間二子列屋而居號南北宅君往來惟意所適而安焉不以久近爲計也君嘗大書性字於座右謂人曰能循性之自然則無入而不自得矣人因稱之曰性齋云君卒以至正元年二月十四日享年八十有二葬以二年某月某日墓在所居里陸上原先塋之次娶口氏前三十有一年卒子男二人汝舟汝楫也孫男五人惟德惟利惟中惟良惟懋女四人壻曰蔡翼張濱宗英槐湯某曾孫男八人女五人玄孫男一人女一人蓋君平生大槩內有所養而不撓於物外無所慕而不累於名

近乎古所謂鄉之善士者可銘也已銘曰

君家于南由支分歸而求諸遠有異聞見幾者知利物者仁爲而不匪以資身惟是浩然彌久獨存安常委順訖爲全人亦既有年有子有孫有銘昭之刻在墓門

樂平朱君墓誌銘

至正元年秋予與建德推官李君榮同校文鄉闈南士預薦者二十有八朱公仙其一也於是公仙之父歿已十有一年葬亦五年矣又六年而公遷用特恩爲吾婺學正奉李君所爲狀來謁銘誼不得辭君諱以寔字寔傳饒之樂平人始居萬全鄉之石潭三徙而居永豐鄉之文充族日以大至君愛金山鄉碩德里山水之勝又徙居焉其先有仕南唐者曰兵部尙書鈞譜謀散亡逸其世次大父曰國章生於宋季晦德弗仕父曰君美博學有文而多材能李公庭芝提點江東刑獄奉書幣迎致之將授以官力辭弗就君生十歲日記數千言十二能屬文十四而宋亡遂絕意於仕進至元間有大浮屠領其教

門事貴勢熏灼或謂往拜其座下一官可得君曰李公庭芝南朝正人吾父尙不肯出其門下浮屠何爲者耶吾膝不可屈也郡守周侯天驥以書推薦于當路君掉臂弗顧周侯媿謝焉 國朝用科舉

取士有司強起君就試一不合輒不復踐場屋蓋其父子之出處如此初君之少也頗務汎覽工文辭聞吳先生中復以石洞之學倡於其鄉與伯兄季弟往從之游盡棄其學而學焉君之學尤長於易覃思三十年著書曰六十四卦餘義謂伏羲之卦止於八文王拘羑里重爲六十四而名之周公困於流言又作卦爻之辭以明之易興於憂患文王周公父子事同故因象而繫以事象非虛設事非空言所謂以身立教也既刻其書而不輕出故時人鮮有知之者他詩文曰偶得集者若于卷雖窮不自聊而言辭和適無所怨懟其自養也厚矣此又君師友源流學問之功可見者也君性孝友每恨居貧無以奉甘旨凡祭享于家展省于丘墓必爲之隕涕居家有禮妻子伺其喜怒莫敢犯交朋友處鄉黨以莊敬至教人則下其顏色而誘掖之

樽酒從容抵掌談笑人愛之而弗敢狎也晚歲結廬田野間其東北有高山多爽氣方欲納其清華以葆遐齡俄一夕夢其師告之曰明日與子講大學誠意章自今子其脫然矣詰旦占之不解其夕遂卒至順二年十二月十日也享年六十有九其葬以至元三年十二月某日墓在所居西南若干步君所自卜也娶董氏後兩月合葬焉子男四人長公進次公遠次公迪次即公遷女一人適汪起龍孫男七人女二人子聞之孟子曰人有不爲也而後可以有爲君父子自信特立不失身於人可謂有所不爲矣負其材藝而卒莫能有所必爲豈非有志之士所爲歎息痛恨者乎公遷遭值盛時以文學自奮而汲汲焉圖其不朽此孝子仁人之用心也來者詎可忽諸銘曰
範我馳驅大道孔夷人謂其迂捷出他歧猗歟朱君自信不疑觀父之行以潔其歸往而不返匪佚乎私其行其止得易之時惟不有逢以卒不施尙克有子乘時奮飛進也以漸不亟不遲後有興者監茲

銘詩

祁門李君墓誌銘

君諱與廉字子常姓李氏其先唐宗室廣明之亂避地東南至歙之黃墩兄弟三人析爲二族居祁門爭谿之槃田者曰鴻君始祖也十世祖秀有子六人六子而下兩世合百有二人後益蕃衍遂爲其鄉之望君曾祖諱俊祖諱聖任父諱如深因所居以爲號曰盤隱宋末干戈未定之際里人皆賴以安母熊氏君於兄弟五人中最幼熊氏出也生而秀異旣長躬行孝悌侍父疾衣不解帶者三年父歿四年而母亦歿居二親之喪動必以禮俚俗誕妄不經之說悉屏去之葺先廬以奉其長兄而別爲諸兄築室乃依山結屋而居焉長兄官池之青陽往省其疾越翌日兄卒其長子甫四歲次未晬奉寡嫂扶護其喪以歸次兄繼卒而兩庶兄亦卒爲經紀其家事曾無彼此之間祖墓世遠多蕪廢率族人訪求而表樹之割己田若干畝立祠於十世祖墓而刻其譜系陷置壁間族人有子孫貧乏徙他郡而人竊賣其墓地者有夫婦俱死而幼而人竊賣其田土者悉爲出力盡復其

舊外舅姑沒撫其二子至於成人又皆死為立後又葬焉諸姊來寧而沒者則為治喪而育其子嫁其女從夫遠宦而老且病者則迎歸而為其子納俾職奉養夫與子俱亡而無依者生則養之死則葬焉其篤於倫理類如此君與人交無親疎各盡其情然剛直尚氣節臨事果敢歲饑民相率盜取人粟長吏庸孱畏憚託故避去君以為稍緩將滋蔓而為亂奮身勇往擒其首惡餘黨皆駭散因出所儲以賑其不能自食者人尤以是稱之所居有澗水出兩山間架石梁其上以便行者暇日則治東園蒔花卉作亭其中而於其外疏泉為池構屋其上日乃與

下闕

躬行孝友出乎天性由家而鄉是亦爲政隨所設施利興害除山謳
海謠化爲詩書觀頤自養屏絕世事蟬蛻溷濁翛然而逝重泉永闕
宿草屢新發其幽光惟口有人雲山蒼蒼遺風故在昭以茲銘揚芬
千載

諸暨陳君墓誌銘

始予爲諸暨州判官聞陳君兄弟以尙義稱其鄉君兄用薦者起家
教授平陽州以母老辭不赴然樂與一時賢士大夫游而君自蚤年
雅志邱壑或勸以仕則應之曰吾學不如古人才不如今人縱有以
榮其身寧不媿於心耶由是人莫敢強君方恬然自適不以世故屑
其意世亦鮮有能知之者予去官後數歲偶過君所居紫巖之口口
從其兄出謁予觀君進退有禮聽其言又皆質直無所矯飾而於其
兄唯諾甚謹竊敬異之別後聲問闊絕已十年君之壻王仲楊俄以
君訃至且求予銘君墓輒不讓而銘之惟陳氏自宋金華合枋始家
于諸暨至君之曾祖諱某祖諱良仁父諱開先三世俱不顯母馮氏

有子四人君其口也君諱嵩字以高弱冠罹寇難先廬盡毀伯兄元震仲兄元凱咸沒然次口孫則教授君與君同奉母命殫慮畢力撥拾殘敗之餘銖積寸累再涉寒暑家乃復完割田若山六千餘畝建義莊義塾聚族人之不能自食者養之其未知學及里中子弟來學者教之事口口口朝爲下有司表其居曰義門云君事母善承候顏色晨羞夕膳必極其甘旨母年六十君與教授君捐宿逋之錢四萬餘緡願以增母壽母年九十有六而終君哀毀骨立比免喪酒肉不入於口教授君卒君尤悲不自勝哭之曰吾同氣惟兄在耳茲口口我而逝自今以往出入將誰告事可否將誰取裁乎因徙居義塾大治其屋室而益以私田若干畝凡教授君所欲爲而未遂者悉以身任之母爲子姪言成立之不易而戒以勿墜先訓至正二年君年七十其年五月二日不疾而卒某月某日葬某鄉某原娶姚氏子男三人長嘉言次嘉績君以伯兄乏嗣俾爲之後次嘉善女一人適王仲楊來求銘者也孫男二人君爲人坦易淳朴讀書不務馳騁於文

華而孝友出於天性與人交一以眞實人或負之未嘗與較雖晦迹不仕而行脩於家澤施於人非果於忘情斯世者是可銘也已銘曰陳望穎川實爲大姓來家於越由金華令中隱弗耀逮君兄弟兄棄其官君亦不仕擇義而行嗇己裕物匪樂乎獨以私其佚有煒大書表于宅里銘昭其藏詒爾孫子

華亭黃君墓誌銘

始子校文鄉闈華亭黃璋首以薦書北上試有司不合而歸益肆其力於學無少懈及予起自退休入直詞林被 旨預聞試事璋以再薦而來竟不偶予能得之於二十年之先而不能不失之於二十年之後方用自愧而璋殊不以欣戚累其意躋予門再拜而言曰吾家上世未有以官業知名於時者璋卅歲就學吾大父暨吾父延名師開導而飭厲之甚至庶幾躋攀分寸爲閭里之榮而吾大父已不及待大父沒且葬十年而吾父未有以表于丘隧蓋有望於璋而璋又鄙劣不克自振無以復于吾父失今弗圖懼久遂廢缺辱賜之一

言俾吾大父沒而不忘吾父亦有以自慰璋雖爲明時棄物無憾也子竊矜其志而嘉其言之有禮弗敢拒也序曰君姓黃氏諱允恭字敬翁松江之華亭縣人自曾祖昌祖原長父文榮逮君皆弗仕君爲人謹厚而嚴恪服食不事侈美江南新附之初愚民未洽於教化多相率爲盜君年二十餘痛其家焚掠無遺夙夜苦心勞形期復先業繇蓄粒聚家以苟完久益充裕或有急而求假貸必如其請貧不能償則折其券與人交篤於信義或以非禮相加忍弗與校性至孝母吳氏年垂百君之年亦踰七十溫清定省未嘗輒廢遭喪致毀不嫌其過乎哀歲時子孫捧觴爲壽必諭以勤儉保家爲務元統元年有

詔旌高年耆德之士府以名上于行中書省命縣長吏詣其家表署如式御史安公爲大書其里門曰旌德云君結廬先隴之側優游息偃既壽而康出入動作無異少壯時偶感微疾而遽弗起屬纊神識不亂大斂面如生其善自持養可知也君生於宋寶祐元年十一月十八日卒於元至元五年二月十八日享年八十有七以其年

三月某日葬于胥浦鄉柳環里父墓西若干步娶許氏子男一人曰
鉞璋之父也女一人適許庭芝孫男三人琛本君庶子命爲鉞之子
珪無錫州新安巡檢璋以天歷二年至正四年兩取鄉薦今用特恩
當補官未調女一人曾孫男三人女七人玄孫男二人女一人予聞
之歐陽子曰爲善無不報而遲速有時君積累之素傳子再世以其
時考之不爲不久矣爲善之報果何如哉姑爲之銘使刻以俟銘曰
緊君之先未有顯聞積善自躬傳子及孫旣蓄旣播而又肯穫不以
無年輟而弗作其種其種物之不齊日至而熟食之以時惟銘可徵
刻此貞石告于後人用勸無斁

秦君墓誌銘

秦氏之先出於魯公伯禽有以公族爲大夫者食采於秦以邑爲氏
漢徙大姓實關中始家于京兆其後有仕宋口政間通籍于朝者於君
爲九世祖建炎初自汴都隨蹕南渡因僑居于金陵故君爲集慶路
之上元縣人累世巨隴皆在上元之葉墅族曰蕃衍殆百餘房有兄

弟並膺鄉薦者至今兩派子孫猶以大小貢元房爲別大父諱世修
端平中始出居郡城之報恩坊與其子三人皆晦迹弗仕其仲子諱
淮英君之父也君諱士龍字仲朔生於

國朝至元癸巳資質魁

偉自幼凝重如成人性仁厚樂易篤孝於親待族姻有恩接賓朋有
禮尤倜儻喜賙人之急鄉人有假貸弗能償者不責也天歷己巳歲
大祲民乏食捐錢五千緡易粟以賑之江淮間有巨商偶與君爲市
而遺其橐金君拾而藏之以俟日且暮商號泣而來曰家貲盡在是
今一旦失之矣君問爲金幾何商以實對君驗其數與所對合卽舉
而歸之商請以其三之一爲報君峻拒而不納識與不識咸稱其長
者君平居衣無華飾室無嬖寵貌溫氣和未嘗有疾言遽色至於見
義勇爲則毅然如烈丈夫讀書務明大義教子必延名師躬自執簡
相與講說論辨而訓飭焉諸子亦能刻厲而俱有成立君晚益不出
日以觴詠徜徉於山水花竹間邈然若與世相忘者金陵臺府所涖
名公大人見君莫不器重之至正辛卯某御史舉茂異又舉遺逸皆

不應濟南張公夢臣爲中執法遇君尤厚君自號雷淵公爲大書扁于所居之堂丙戌秋次子德新由行臺書佐從事浙東憲府欲奉安輿以行君不可己丑春因謁先墓於江寧縣鳳臺西鄉慨然謂長子德基曰狐死首丘不忘本也我死必葬我於此卜兆云吉手植檜一本識其處尋以是年五月六日卒於家享年五十有七娶某氏子男二人德基德新也女三人長蚤夭次適王元誠幼在室孫男三人女三人二子遵治命以其年七月八日奉柩卽君所卜鳳臺西鄉之大黃岡湯家山葬焉德新旣解奏差之職歸持服暨從吉後至浙東會予以老得謝歸卧林麓德新以予友太常博士胡君助之狀來謁曰先人生无祿仕名不登史冊葬宜有銘以昭不朽敢以爲請予觀宋之中葉遭值多故士大夫扈從而南顯融於時者固多堙滅無聞者亦不少有如君家一門九世以儉德自保而其澤流彌久弗衰豈易及哉君際今 聖代諸公不無望其稍出所韞以應時須而君雅志恬退訖以布衣終蓋君之爲善雖不必躬食其報而有子能亢其

宗方興未艾尙何憾焉銘曰

秦故官族由口而昇世有隱德不居其名君生盛時可仕而止薦書交馳卒不爲起眄彼丘園水清木深我自樂此而有遐心可欲者善孳孳朝夕積之也久發也不亟委祉所及承之有人揚其幽光耀于無垠鳳山之原窈乎玄宅山雲下垂苾此新刻

呂君墓誌銘

君諱權字子義姓呂氏婺之永康人諱楚者於君爲曾大父諱茂者於君爲大父至元間嘗宰鄉邑後輒隱弗仕父名汲母朱氏君幼習於禮度以簡靜自持不妄言笑服用無華飾然其立志果銳遇事機警母歿時年甫十三能助父理其家益練達於世故撫弟妹尤雍睦有恩大父深愛之指以語客曰是兒他日必亢吾宗會貢舉法行君慨然思奮拔以自見而雅不欲溺意俗學聞鄉先生許益之講道入華山中負笈往從之游考質玩覃思或竟夕不寐儕輩推其精勤君娶胡氏有子曰炳蚤夭因以哀致疾庸醫投藥過差久弗效泰定三

年秋疾少間有司強使就試鄉闈適疾復作而止沈疴荏苒閱十四
寒暑漫成衰弱以天歷二年八月辛卯卒於家得年三十有八將終
告其父曰生不得盡人子之道死又無後請以弟機之子烜嗣父如
其言而命之始君自書其夢中之語曰青壁雖萬里白雲只三尋莫
知何義至是以其年之脩短驗之若有數然君所爲詩文皆不苟而
無留藁其父卜以元統元年十一月己酉葬君于義烏雙林鄉住山
之原哀其有用而不試有作而不傳無以慰前人之望自誌其墳累
數百言猶以爲未足復俾予卽其窆石系以刻辭予雖不及識君而
辱與其父有雅故知其言良信乃掇取誌所述序而銘之銘曰
受材之美兮逢時之昌良工範我兮游夫康莊嗇不使年兮過而莫
揚訊之故老兮我夢何祥昭回在上兮草木承光隕珠重泉兮幽幽
其藏父老子幼兮天之蒼蒼孰紓其哀兮薦此石章

下闕

魏郡夫人偉吾氏墓誌銘

至正元年四月二十日今吏部尙書偁哲篤公之夫人卒壽四十有一以某年某月某日葬于溧陽州某鄉某山之麓尙書旣親志于幽堂其子偁伯僚遜等復以尙書之命徵予銘揭諸封隧用昭示于後人予辱與尙書有同年之雅故不敢以不文爲解謹按夫人諱月倫石護篤字順貞系出偉吾氏曾祖諱雍吉脫忽倫由雍吉脫忽倫而上世仕本國祖諱脫烈事世祖皇帝爲功德使以勞績被褒錫甚厚桑葛秉政嫉其能而惡其不附已誣構以罪遂遇害考諱八里

麻吉而底資善大夫福建道宣慰使都元帥妣廉氏中書右丞布
迷失海牙之女夫人生而聰慧稍長能知書誦孝經論語女孝經列
女傳甚習見前史所記女婦貞烈事必再三復讀而歎慕焉年十七
歸于偃氏本突厥之貴戚自唐以來世相偉吾氏遂爲其國人尙書
之曾大父曰莊簡公岳璘帖穆爾大父曰忠愍公合刺普華父曰忠
襄公偃文質仕

皇朝咸至大官偉吾氏之國實古高昌地忠
襄以上世嘗居偃輦傑河因以偃爲姓示不忘乎初也其在高昌最
爲鉅族而夫人出自名閥以淑德克配君子事其姑高昌郡太夫人
盡孝甘毳溫涼無不曲致其誠處妯娌雍睦无間言率羣婢治繇粟
與凡女工之事必以身先之太夫人嘗曰新婦孝順吾將就汝終老
焉尙書起進士由太常出爲西臺御史夫人獨留大都天歷之初兩
京軍旅並起朝貴多以疑似獲罪妻子莫能自保關右道阻音問不
通夫人日夜號泣以幼子屬諸保姆曰脫有不虞汝等各圖生全以
撫育孤兒吾惟以一死報所天耳尋挈家而南及尙書遷南臺御史

夫人侍太夫人居高郵俱病疫夫人力疾躬視粥藥太夫人竟不起
夫人晨夕號慟聲徹闔外春秋脩其時事哀慕如初喪尚書出僉廣
東憲司事彈劾無所避忤大臣意解印綬徑去與夫人至江東時忠
襄方買地於溧陽州永成鄉沙溪之上奉忠孝而下六喪以昭穆序
葬竣事舉酒以祝曰新婦佐吾兒生事葬祭孝敬不怠願新婦有子
有孫皆知新婦吾宗上有賴焉未幾夫人屬疾不脫茵席者五年日
訓其子曰吾鞠育汝等良不易吾病久且死汝曹務強學力行兄弟
和睦毋聽婦言毋蓄私財吾見恃才驕傲取敗者甚多汝等能以爲
戒吾瞑目無憾矣繼而忠襄卽世夫人起治喪事如未病時由是病
增劇親黨來候問猶以溫言慰之卽以遺命笑而不答臨終精爽不
亂夷然而逝夫人初以尚書貴封樂安縣君進封南昌郡君今追封
魏郡夫人生男十八長卽僕伯僚遜 御位下速古而 登至正五
年進士第今正端本堂正字次僕理台國學生今爲豐足倉使次僕
帖該鄉貢進士今爲翰林國史院譯史次僕德其 今上皇帝潛

邱速古而 次契吉思次契弼次契 皆國學生餘早夭女三人懿
寧許嫁廉咬咬平章政事大師恒陽文正王從曾孫也餘亦天孫男
四人長壽延壽海壽山壽女三人尙幼銘曰

姻聯之盛詩詠碩人婦功婦德莫得而聞夫人之先爲國近臣于歸
有家顯顯相門從夫而貴正位小君匪矜其儀翟芾朱幘英華外發
黃裳之文音容未遠聲猷具存孰揚其名子孫振振授子彤管寫茲
蒼珉

穎川郡太君江氏墓誌銘

故贈中順大夫同僉通政院事騎都尉追封穎川郡伯陳公口芹之
夫人江氏諱愛其先燕之宦族夫人年十七歸陳氏陳氏世居溫之
永嘉通政府君之曾祖贈秘書卿永嘉郡安惠公諱景彥曾祖妣永
嘉郡夫人楊氏考贈大司徒溫國康順公諱自中妣溫國太夫人楊
氏溫公之兄宜中爲宋丞相悼宗社之淪覆棄官浮海去而溫公以
大都督府行軍司馬屯分水關亦執節以死五子存者三人長卽通

政府君次日萍次日葭皆育于外家婺之蘭溪楊氏江南臣附楊氏以三子歸于京師葭先卒萍寢長歷事 成宗武宗仁宗三朝爲

銀青榮祿大夫大司徒宣政使故通政府君先三世以司徒貴顯被褒贈通政府君未及仕而遽卒夫人所生子曰愛穆柯蚤以門功入備宿衛受知 今天子由奉直大夫大都留守司判官遷朝列大

夫副留守乃用著令追命通政府君以今官階勲爵而夫人從封潁川郡太君夫人幼秀慧善女工能誦孝經論語孟子而知其大義事通政府君甚恭謹居喪無違禮撫其孤慈而嚴每謂陳氏故宰相家不宜令子弟廢學至粥簪珥延師以教之治家有法內外無間言平居刻意於梵典日誦法華金剛諸經罄居後以靡他自誓因斷髮爲比丘尼事聞 宮掖賜名淨行俾祝釐於內祠歲給衣糧及侍從者五人至正八年冬十一月俄感微疾六年夏五月疾亟遂以其月二十五日終於京師安富坊之寓舍壽口十有三子男一人卽愛穆柯女一人曰娟亦爲比丘尼居禁中司徒有子曰達幼孤夫子鞠之如

已子至是同愛穆柯奉柩至南 以十年春二月某日合葬于蘭溪
某鄉某原通政府君之 初夫人屬疾 朝廷宣醫診治相繼於道
於其葬也 上命賜賻楮幣五千緡 中宮所賜半之前葬愛
穆柯使達以狀來曰維吾母生有淑德克配君子遭家多難而能曲
全婦道陳氏之不墜其宗者吾母實有力焉不可無以昭示于後嗣
幸序而銘諸潛不敢辭謹摭狀所述爲之銘曰

猗歟夫人來嬪相門溫國之子司徒維弟乃於其間不有媮仕九原
莫作舟移於壑藐茲遺孤其將焉託夫人守義斷髮自誓保之育之
俾承先志遙觀其成克有列位假 疏榮夫人是膺翟芾以朝日侍
內廷弗居其有委命口口順寂而逝不留不處哀動中宸訃聞當宁
卹典所加便蕃錫予靈輻南邁葬從夫君銘以昭之刻于貞珉

宜人賀氏墓誌銘

故江南諸道行御史臺監察御史杜公之配曰賀氏以恩封宜人有
子曰凱爲察院書吏因就養於金陵至正八年九月二十六日卒于

寓舍年七十有二凱等奉柩葬于城西仍自東里啓御史公之殯合窆焉爰以書及新安唐君之狀來謁於予曰凱忝承先人之遺祉獲從事於臺府休沐之日吾母必竊竊以先人平昔貞白之操加

焉凱之無所肖似而不至大缺失者吾母伸先人之教所致也今吾母已矣不可無以垂示後嗣 昇之銘按狀賀氏冀寧之榆次人先世俱晦迹弗耀宜人生有淑德稍長能誦四書年二十父母擇所宜與得御史而歸焉御史公諱質字文美與賀氏之家居同里少孤能自植立負材氣而篤於學以節義自期見稱諸公聞其教授於鄉學者多負笈而至宜人主中饋尊賢禮下舉中其度而不過乎儉每以不逮事舅姑爲憾歲時 御史公脩其祀事惟謹御史公之伯父伯母俱在堂宜人奉之甚至處妯娌以和諸姑及笄而貧不能嫁則脫簪珥發筐篋以與之無所靳宗黨有困乏必厚其周給里中婚姻失時者數家資其助尤多其孝弟慈天性然也御史公用集賢大學士郭公御史中丞冀公薦召爲翰林國史院編修官會京師大疫猶子

某證危甚家人懼傳染莫敢近宜人曰死生有命詎忍坐視其斃耶
乃躬治粥藥調護之訖賴以安御史尋入爲掾中臺歷燕南河北山
南江北兩道憲司經歷遂拜御史之命宜人之族有來謁者輒止之
曰杜君以文學起家以廉介取知王公大人勿以吾故損其名夫名
猶水也覆則不可收矣幸无訝焉人服其有識御史公在官歲餘終
于位宜人口號屢絕不數日髮盡白嫠居去鄉井遠雖食貧而教其
子不廢皆至于成人初宜人歸御史公未幾因宴集得金釵於座隅
遺徧詣所親問誰所遺母黨王氏方疑其侍婢簪之幾死釵出婢乃
免家童執燭誤爇紙帳諸子怒曰明當撻汝宜人亟呼來前撻而諭
之使去曰奴輩愚騃不卽撻竟夕恐怖必生他故其慮事之遠如此
宜人方無恙時凱忽語人曰夜夢地震而室傾坤道母象也兆見於
夢奈何旣而宜人果邁疾凱忘食廢寢衣不解帶幾兩月疾竟不可
爲臨終戒諸子謹守先訓而勉諸孫以力學且令居喪勿用俗禮言
畢而逝子男四人長矩周蔭入仕今爲某官次倫焚鳳州儒學正前

卒次卽凱由江東福建浙東三憲司書吏升居察院次愚汀州路寧
化縣北安砦延檢女三人皆早卒孫男七人女三人唐君之言曰世
有賢如御史公而不得宜人之賢以媿其德者十百也以御史公爲
父宜人爲母而不得如凱之賢子以趾其美者千萬也予是用考其
三從而得其可銘者而銘之銘曰

內言不出孰得而稱觀夫所從善乃可名惟時令淑相其夫子恪共
憲度正直是履教誨爾子不替其承乃纂其緒乃洪其聲作爲銘詩
用垂貞則表于丘墳昭示罔極

宜人陳氏墓誌銘

太常博士東陽胡先生之夫人陳氏同邑甘泉鄉太平里人曾祖諱
某祖諱某父諱某世業儒母徐氏夫人生三十有七年歸胡氏以先
生貴封宜人年七十有六以至正六年正月四日率子瑜卜以九年
十二月某日奉柩葬其鄉之履善原前葬以狀來謁銘瑜之言曰
國朝之取宋也其將相大臣擁度宗二子由婺入閩大軍追之多所

殺戮羣盜乘時竊發吾邑被禍尤酷外祖扶老携幼避匿山谷間吾母時甫六歲飲食起居未嘗斯須去左右外祖二女長陷於兵惟吾母在側尤所鍾愛必欲擇名士與之未及如其志而外祖外祖母相繼渝謝吾母悉出所儲奩具以治喪親黨莫不稱其孝吾父之前夫人生一女而沒未有適嗣聞吾母賢乃聘爲繼室越二年而瑜生吾父以儒學起家入通朝籍在外之日多家務皆吾母綜理之吾父所以得遂其宦遊而無後顧之憂也吾母視瑜兄璋如己出未嘗以適庶爲間及吾父將以貲產付瑜兄弟輒請中分之人以爲難瑜幼多疾吾母撫育備至須其長而教之聞瑜知親師取友則喜見顏色吾父久留京師亟爲瑜授室瑜初得一女以未有子爲憂及瑜構新居于邑中以奉吾母而瑜連得三子喜不自勝吾母貌豐厚而志恬靜不妄言笑自少見外祖母勤於女工習之不怠瑜間嘗進而言曰家幸粗給饘粥有妾媵以任縫紉何自苦爲吾母曰不然女工猶士之爲學不可以貧富少老爲異苟不自力何以率下乎吾母幼通書晚

好佛者之說置像設而事之甚謹卒之前三日適當歲旦姻戚來致
賀笑語終日及屬疾呼侍婢秉燭起坐索湯啜之兒婦輩亟往候視
迎醫甫及門則已逝矣時瑜適往省吾父聞訃南奔抵家已五閱月
攀號靡及忍不卽死以圖不朽惟子其念之潛與太常先生學同志
居同里又備員使館爲同僚託斯文之雅故五十年猶一日其能忽
然乎先生名助字履信別號古愚父諱某宋廸功郎今贈承事郎祕
書監祕書郎先生兩爲儒學教授兩人翰林國史院爲編修官遂以
承侍郎太常博士致仕年踰七表耳聰目明壽考未艾子男二人璋
居長而瑜爲適瑜用廕入官今爲某官女一人適陳榘孫男女合十
三人璋三子曰應文應元應申二女瑜三子曰朋壽端壽奕壽五女
序而銘之于以紓先生之懷且勉瑜兄弟使益謹其承以申罔極之
報也銘曰

吁嗟夫人葛覃之勤殷蠶之義鳴鳩之均克謹所從宜享其報荷天
之寵于光有耀播諸銘章慰其父君亦勗其子逮其仍昆

危母歐陽氏墓誌銘

金溪危府君之夫人歐陽氏也爲廬陵名族曾大父某大父某父某皆弗仕母趙氏宋室女夫人夙聞庭闈之訓能自謹飭年二十有四歸危氏府君諱安素清貧夫人躬井臼米鹽靡密之事佐之持其家三十年如一日內外無間言府君寢疾夫人治粥藥達旦不寐府君既不起夫人居喪舉必中禮盡鬻其衣服以共葬祭撫育其孤子昇至於成立外家世蕃瘍醫良方夫人悉取以授之藝成俾出游四方以廣見聞而昇不忍去膝下夫人察其情乃與之俱至京師昇稍出其術效驗如神隱然名動公卿間有奇疾必以禮延致之因資以具甘旨夫人居而安焉每謂昇曰古語有云人而無恒不可以作巫醫聖人善之汝其守以爲戒臨財慎毋苟得由是昇之所赴無貧富貴賤必盡其心重紀至元之四年八月癸酉夫人忽告昇曰吾將逝矣汝勿以吾故亟歸尋復徧詣鄰家及親戚之在京師者言當永訣後二日乙亥沐浴更衣而化得壽六十有六昇哀毀過情遵遺命留京

師至正三年御史有知昇者列薦于太醫院較藝中式而以名聞被

旨補承應太醫歲時臨幸羣臣扈從未嘗不在其間八年

詔復其家九年六月壬子入見于
慈仁殿復被
旨升御診

太醫祿足以豐其養而夫人不及待矣昇將奉柩還金溪卜以某年
某月某日葬某鄉某原前期以狀來謁銘始予識昇於灤水之陽觀
其作止雍容恂恂雅飭意其必好脩之士而寓迹於醫及考狀所述
乃知皆夫人之教也是宜銘夫人有子男一人卽昇女四人長適奎
章閣侍書學士虞集次適洪某艾某傅某孫男一人充閭女一人銘
曰

予嗟夫人遠從其子教之誨之俾有祿仕如種旣穫如炊旣熟委而
弗食悲纏風木返柩故山崇崇丘墓庶承茂恩用表封樹

吳母趙氏墓誌銘

金華吳君元圭之配夫人趙氏宋宗室女於奉悼王爲九世孫曾祖
時中將作監祖若蘭知徽州婺源縣丞父嗣問未及仕而卒夫人少

孤鞠於伯父年二十歸吳君吳君之家故爲著姓族大以蕃卽所居地望號靈岳吳氏至元間江南甫定盜賊竊發不時吳君因挈家入依城郭賴夫人佐之以勤儉家日益裕凡內外屬於慶弔之事有不能舉者多取給焉吳君之在疾也夫人共養營救有過人之行宗黨爲之稱嘆不已吳君先夫人十有八年卒諸孤尙幼夫人躬率之治地于惠日鄉石塘以葬凡喪祭無違禮其後諸孤由夫人教咸至於成人婚姻之事旣畢夫人自謂可以少佚其老而天不假以年泰定二年某月某日以疾卒得壽六十有四子男三人曰大同曰天驥曰師夔天驥嘗爲慶元路儒學錄尤好學而有文女五人壻曰某孫男若干人女若干人大同等以至順三年十一月甲申奉柩葬于靈岳先墓之次距吳墓三十里所前期天驥以書來謁銘天驥與予結交文字間爲最久不得辭也銘曰

貴胄而無驕嫠居而有守是爲吳氏子之賢母爰茲吉壤永比爾後水齋木困銘也不朽

外姑李氏墓誌銘

至治二年春二月外姑夫人李氏寢疾革潛屬以職事走鄞江上法
不得爲私親去其月乙丑夫人疾竟不起外舅王公自東陽以訃至
鄞潛旣爲位哭且使致奠已外舅復以書來曰吾將以十有一月丙
申改葬吾顯祖考昭慶節度書記府君夫人張氏我顯考文林府君
夫人張氏于縣北甘泉鄉吾叔祖湖南轉運使煥章府君墓東南之
唐塢而以吾婦耐焉若能爲我銘其下棺之石猶泣執紼也嗚呼夫
人諱某字某姓李氏世爲婺之東陽人宋吏部尙書大同之從曾孫
女曾大父諱某大父諱某父諱某母諱某夫人幼聰慧能知文史非
直善翦製縷結事年二十歸王氏外舅用煥章府君蔭補將仕郎兩
家門戶方貴盛夫人自處卑約未始以侈靡驕縱有所缺虧逮德祐
丙附外舅旣失世祿行省版授處州路麗水縣主簿復避不就家日
益落夫人身治細微絲蓄粒聚以畢婚嫁白首寡嫠無異處貴盛時
臨終猶不廢櫛沐夷然而逝享年七十有二子男二人曰武曰復女

五人婚曰黃潛李法何涓呂潮何潤孫男二人曰坦曰墳潛不敏無
能褒叙令淑受命書辭聊以抒哀思云爾嗚呼銘曰
猗歟夫人承貞則秉心初終用無斁泰吾不豐約不嗇曰婦之言恒
其德適爾祖姑返玄宅勒銘方珉詔罔極

金華黃先生文集卷第三十九

金華黃先生文集卷第四十

續金華叢書

墓碣

臨川危素編次

番禺劉耳校正

董秉彝墓碣

嗚呼是惟秉彝之墓始予識秉彝鄞江上秉彝方妙年論議疊疊庶幾能以古人自任者由是數與之游別去僅三歲而復求秉彝於鄞則秉彝死矣嗚呼悲夫秉彝名復禮姓董氏世爲奉化州人自曾祖庭堅祖成已至其父潤無仕者秉彝少嗜書不以貧輟其學故衣敗絮無以禦寒擁紙被挾冊坐竟日人莫見其有不堪之色嘗從鄉先生魯月卿爲舉子業試有司不中遂不復踐場屋益取經史百氏之言鉤微摘隱而求極其根柢間出以爲歌詩雜文皆清麗古雅可喜故翰林侍講學士袁公甚器重之其父晚得末疾老母弱弟姊妹之未有家者居處服食婚嫁之須一資於秉彝而後具秉彝未嘗少戚戚以動其父母之意其父母亦懽然以忘其憂人以爲難勤胡氏父子素善秉彝爲治舍館俾子弟師事之秉彝深自刻苦與之相摩厲

激切夜深半隔牆燈火明滅猶隱隱聞讀書聲雖億不自休因以成
疾度不可起則歸與其父母訣竟以泰定三年九月五日卒於家年
三十有三未娶無子以弟驥爲之後父母命也賴胡氏爲買棺乃克
以斂袁公爲發粟他朋游及方外交又相與合錢爲助始克以其年
十一月五日返葬于奉化某鄉西圃先墓之次其友汪君敏德以狀
來曰秉彝死且葬子知秉彝者宜爲銘胡氏旣買石以俟矣嗚呼悲
夫千里駒不出阜樞人知其國馬而未始見其千里也故予於秉彝
不敢遽以所可見者爲已足獨哀其年之嗇志之未究而死及之序
而銘諸有不得苟讓者矣嗚呼悲夫銘曰
生不予前死不予後夫孰尸之俾其父母不得以爲子而予不得以
爲友也嗚呼

陳子中墓碣

子中涿州陳氏名中因以爲字年三十有六至順四年六月丙寅終
于杭州之寓舍卜以某年月日耐葬于湖州烏程縣菁山下先墓之

側其友哲理野臺筮仕爲丹徒適以事如杭買石屬予以銘嗚呼予固不可無一言以慰子中於地下抑豈忍言之哉初子中合其同志五六人從予南屏山中丹徒亦在焉欲相率推予爲之師予謝不可則皆曰諾然猶有以父兄之雅故執子弟禮者予視子中則畏友也子中每篝燈挾冊而坐恒至四鼓蚤作殊無憊色其析理據事毫髮不苟問出以爲文皆精深縝密可喜而子中莫敢自謂已足不肯急於求售向之五六人者或擢奉常第或以賢書上春官子中獨未嘗一踐場屋去年始走京師就試於鄉闈考官得其文將寘之前列尋復以其說爲疑竟棄弗錄子中退自有司嶮崎四千里負笈南還抵家一月而有母憂又兩月俄以暴疾一夕不起嗚呼子中而止於斯耶天者之難必而殃慶不以其類乃若是耶子中之大父德用晦迹弗仕父讓故任連江縣尹以奉直大夫杭州路總管府判官致仕蓋其先久占籍于涿由奉直公仕江南遂家焉母李氏張氏妻亦張氏外家之女也子男一人女一人皆尙幼異時翰林侍講學士巴西鄧

公嘗爲子中扁所居室曰庸齋子中請予爲之銘予未及爲而遽銘其冢上之石嗚呼悲夫銘曰

原田兮沃沃匪重兮斯穆樹之同兮或以弗熟昊天之恩予兮胡彼培而此覆子無憂兮不復神之聽之兮後其式穀

蔣君墓碣

蔣君敬之名宗簡生三十有一年而死其友王厚孫以狀述遺言來屬於予曰宗簡生不及從子游死而得一言爲不朽之託猶不死也嗚呼子之固陋何足以知敬之敬之之望子則至矣敢不諾敬之上世居潤之金壇宋南渡時七世祖兵部尙書少師莊簡公猷始遷四明其後多至顯官而敬之曾大父應鼇大父與可父復祖皆弗仕母方氏敬之幼爽敏有雋聲程先生端禮歸自江東敬之以弟子禮見獨居旁舍數歲凡天人性命之本古今治亂得失之迹靡不參究郡庠延敬之爲小學師諸生多貴游以其年少頗易之敬之於疑義數語而決以文來就正隨所至爲加潤色頃刻數十篇乃大悅服尋挈

其徒寓湖心僧寺聚易詩春秋諸家之說而折衷焉試有司不偶輒散棄其舊作或謂敬之不以盛壯時挾所長取祿仕獨用古文自詭奚益敬之笑曰使吾理明氣充其爲文於決科何有得不得命也文有古今之異耶旣而稍出遊江湖間遇臨川危素於金陵與語意合欲偕之京師以母老不能去買未見書數百卷以歸翰林柳先生貫得敬之所爲文擊節不已方爲具薦牘而敬之已屬疾遂不起至正元年十月十二日也貧無以治喪天台陳廷言嘗主郡教爲言於太守及寓公率朋游之士合錢爲助乃克以其年十一月某日葬鄞縣陽堂鄉桃輿先墓之次敬之娶趙氏有子男一人曰僖女二人所著有易集義詩答問春秋三傳要義總若干卷文集十卷藏於家敬之爲人介潔篤於自信重然諾恥爲小廉曲謹人多稱其經學詞藝而其卓然欲有所樹立以自附於古人者未必盡知之也昔之豐於材而嗇於年如王逢源邢惇夫輩蓋有之矣此兩人得臨川豫章而其名益彰敬之有程先生以爲依歸視昔人可無憾尙奚以區區之言

爲子不讓而銘之者姑以慰其來意云爾銘曰
進而未見其止若有以爲而今已矣昭明在上其藏在此

呂君墓碣

君諱機字沈言姓呂氏在婺之永康爲大家而君之父水西翁爲其鄉之善士翁兩子長曰權次卽君權早卒翁旣爲之闋服後十年而君亦卒翁年已八表矣哭之尤過乎哀又三年而翁遂卒權之墓子實銘之翁之葬也其家復以銘見屬而君之墓猶未銘因弁以爲請君曾大父諱埜大父諱懋父諱汲水西翁也其出處大畧具如翁墓誌母朱氏生君十年而卒君旣失所恃稍長刻意於學通春秋左氏大旨好讀司馬公資治通鑑而窺其理亂得失之故水西翁居家庭處族婣里黨各盡其道君孝於女而敬於兄事必咨而後行撫育二妹逮于有家服食器用僅無缺而已有餘貲輒以買書教子待賓客朋友有禮樂振鄉鄰之急人或懷嶮巇以相傾忍弗與較皆綽有父風娶何氏宋直華文閣樞密副都承旨子舉之曾孫女前卒葬義烏

縣明義鄉之獨山後十四年而君卒於至正二年十一月十日得壽
五十人以五年十二月二十三日合葬焉子男四人長燧次炯次烜
以水西翁命爲權後次煥女一人適胡必慶孫男口人舉口女六人
昔韓退之誌殿中少監馬君墓謂我年未耄老自始至今未四十年
而哭其祖子孫三世其言反覆感愴讀者莫不深悲之予乃以二十
年之間銘君父子兄弟三人而予亦既老矣過君之墓而讀子銘者
孰知予言之尤有足悲也夫銘曰
太古之世父不哭子嗚呼悲夫君之兄弟忍去而翁相踵以死君則
有子子又有孫翁沒不亡昭以刻文

方君墓碣

予爲諸暨州判官之二年州人方君卒後一年予受代去又後十二
年而其子始來謁銘予雖不及識君而聞君之死有足悲者乃爲之
銘曰

方雷之興肇自西陵彌口涉口有叔有絃炎精運否絃初南徙子孫

蔓延口睦莆田其在於睦有處士口口生唐末由睦而越宋興國初
教復徙居家于諸暨綿綿十世是繼是承維君高曾曾祖天口祖曰
圭卿咸淳之口太學諸生其父口益處而不出義以爲尙嗇已裕物
母氏曰張來歸口方生君兄弟而年弗長澤君之諱玉泉其字能竭
其力成父之志惠於族姻爰及鄉鄰大治講舍私淑乎人父病未口
衣不解帶侍醫口澣心口形瘵逮父之亡哭踊過傷以毀致疾莫能
勝喪故患疽背伏毒于內口且一紀久以疾口及茲復作口湧其外
隆然龜穹鬱血不潰創鉅痛深躬卧苦由仰天而呼曰死矣夫猶有
窀穸幸緩須臾夙興力疾筮兆卜日穿土爲窆口宿而畢需旦告遷
啓塗飾棺填池引發跣獲弗前掖以家僮行凭其肩柩至于壙禮從
報葬旣贈而行歸視虞性甫及口虞遂口以暝君妻某氏哀君之死
曰我何尤酷罰至此子男穰穰未壯而孤悲啼摧慕絕而復蘇童孫
口燁其泣呱呱忍未殞滅口誠瀝血圖堅山石以謹歲月致口戊辰
五月庚寅君卒之日後父九旬三十有九維君之壽度地起墳栖碧

之原鄉曰花山里曰白門十有二月葬日丙申距君封樹左二百步
曰鳳凰山方氏大墓天道之常口口口口孰尸元常質乎否藏俟天
之定子孫其昌銘以識之揭諸幽堂

東陽李君墓碣

君諱謙亨字伯讓姓李氏婺州東陽縣人李氏宋之宦家族最蕃衍
以所居縣東南爲別居縣之東者以吏部尙書寶謨閣直學士大同
顯尙書之父贈太中大夫侃則君之六世祖也曾祖鑑弗仕祖逢子
登仕郎父世衡仕皇朝終於平江路儒學教授君幼穎悟教授君授
以書強記不忘而知其大意稍長能爲詩文年十有七教授君歿事
母陳氏盡孝家事皆身親之友愛其弟異亨頤亨尤篤異亨蚤世鞠
其孤如己子有妹適外舅月泉書院山長胡公口得之子道生胡氏
同縣大姓久而家並落君資給其妹甚至口誠其家無俾姑知之及
妹卒姑臨其喪觀室中蕭然輟哭謂口口口口知而妹之貧若是
而妹亦不以告我豈非恃汝兄口口口口調耶吾復何憾旣而胡君與

歟雖不有穹官峻爵豐功偉績亦足以不朽矣銘曰

有開其先發而不舒有承其後靡亟靡徐乃於其間遺榮弗居細行必矜終始不渝孰昭其潛序而銘諸

玄和明素葆真法師陳君碣

君諱彥倫字鵬舉姓陳氏世爲鄱陽望族父某隱居弗仕君其仲子也大宗師開府張公用清靜寧一之說密贊世祖皇帝無爲之治歷仕四朝爲國元老其門人高弟冲粹玄素貞靜真人何

公恩榮獻肅文貞元範先生薛公羲並以材猷學術克左右之故家子弟思自拔於流俗者多樂從之游君年十五至龍虎山何公見其音吐洪暢風神秀朗深加器重遂使受業薛公所薛公精於玄學尤善爲儒家者流之言君朝夕咨叩務究極其旨趣然於酬酢世故亦未始憚煩何公得李氏舊居於貴谿之英林令君躬蒞土木翫置祠宇成宗皇帝賜號曰萬壽德元之觀凡屋室物器在其法所宜有者靡不畢具何公以君爲能謂君曰吾遭值盛時蒙被

君師

之力常恐弗克負荷將以是爲逆釐儲口之地庶幾補報萬一非直
是觀美而已汝其擇人以圖永久旣而得詹處敬于有興王景平等
命以次相授受且延名儒淑其徒俟成人而簪褐之處敬等亦能與
君同其甘苦銖積寸累買田若干畝以益其食歲饑貧民多賴以活
植巨杉數萬株俟他日有所興葺於此乎取材焉泰定三年集賢以
君名聞特授玄和明素葆真法師提點觀事 今上皇帝至元元年
荐被 璽書遷提點龍興玉隆萬壽宮辭不赴其丈室四旁多古
梅扁曰梅雪觀之東有處敬所作天隱堂而其西有景平等所作茂脩
館空山野水蕭爽靚幽名花珍木交映森列君日與高人勝士酣嬉
其間不知老之將至也至正二年七月二十九日俄示微恙化去春
秋五十有四君所稟承自正德弘仁靜一真人毛公顛達元成文正
中和真人夏公文泳而下九人繼君者處敬有興景平等七十有五
人薛公冒炎暑歷嶮巖卜善地於蘭谿將以某月某日藏君遺蛻乃
爲書俾弟子趙宜裕請勒銘以昭玄蹤方今寄跡老子法中而受知

朝庭者無不取貴顯君獨深自韜晦休休焉青雲白石之間蓋其所
存有非世俗所得而窺者是不宜無銘也銘曰
用其勤道之園安其適德之宅以返于冥極

廣莫子周君碣

吳興計籌山老子祠真人杜公主之其二弟子曰姚季安先生曰廣
莫子周君真人仙去姚先生嗣掌祀事周君始來延祐六年也君諱
德方幼失身干戈中不知父母所在僅僅知爲杭之海昌人流落野
馬毳裘之鄉踰沙漠不啻萬里其地宜瓜宜蒲桃間以進果至京師
見道家衣冠心甚慕焉且聞杜公有道之士決意求師之時已五十
餘矣玄教大宗師吳公善其精於譯語任以庚桑楚之役將使因從
師而訪鄉里爲奏請、璽書住越之龍瑞宮凡六載而謝事君自恨
少不學至是一意讀書山中所居室設老子像而列道學六君子其
旁朝夕敬禮之題其室曰不自恕齋別號廣莫子坐卧一榻積書數
十卷皆真人故藏繙閱偶有得則疏以別紙歲久成巨帙義理淹貫

心識融會時出以析疑問有儒先所未發性不飲酒日唯升堂一飯
隱不出山餘二十年君於姚先生爲後進而先生雅愛重之常兄事
焉每夕必過君茗飲論說至夜分乃罷未嘗輒廢一夕寒甚力疾手
書形離知去同乎大通八字而以書道其平生大略與先生別俄側
身而逝年八十有一某年某月某日也室內若有異香云先生奉君
遺蛻窆于山之麓且謂旦暮從子卜鄰後數月先生果不起兆域相
距十步而近眞若相依爲命然集賢直學士揭公勒文于姚先生碑
附見周君而弗能詳句曲外史張天雨序其事俾其弟子凌某立石
姚先生碑側爲廣莫子周君碣而屬金華山人黃潛系之以銘使百
世之下知斯山有斯人也銘曰
行也茫乎其若浮止也泊乎其若休孰知夫德人之天游初無去而
無留伊廣莫之境又孰爲華屋而孰爲山丘也耶

墓記

八世祖墓重建石表記

宋黃府君諱景珪字叔寶婺之浦江人潛八世祖也府君父諱昉字明仲母于氏墓在縣西花橋之南而府君之墓在縣北之後店夫人朱氏子一人諱琳娶宗忠簡公澤之女弟始家于義烏是爲潛之七世祖孫三人伯曰璣仲曰益其季諱中輔則潛之六世祖也自是族日以大舊譜所載間有脫略其可見者曾孫萬頃昭祖紹祖公顯公煥無咎少亮潛之揚祖九人諱紹祖者於潛爲五世祖玄孫伯謹簡天壽慕韓某伯昌必大伯信夢符伯公三畏伯紀桂發維介子唐英綱縝十八人諱伯信者於潛爲四世祖累贈朝散郎朝散公有子三人長諱夢炎朝散大夫行太常丞兼樞密院編修官兼權左曹郎官以朝請大夫致仕次忠翊郎權安慶府望江縣令焱次太學生煥朝請公未第時嘗刻石表府君墓年世殊邈或竊取其石而去或據其墓垣外餘地而有之太學生之孫可久望江令之孫可傳等始按其籍悉復故地遂伐石重建此表俾潛志于下方潛朝請公之曾孫承節郎諱堦之孫皇贈中順大夫同僉太常禮儀院事江夏郡伯諱鏞

之子某生也後無從備聞上世事府君之年壽卒葬與凡行事雖逸其傳而子孫眾多有以彰積善之餘慶是用敘次世系訖於功總譜所弗具莫能詳也祖免而下今又六世譜之所及百五十人亦不得而盡著焉至正七年春二月甲子八世孫潛謹記

先祖墓銘石表記

嗚呼是爲吾祖考先公祖妣徐夫人之墓自我先人奉柩合葬于茲十年而潛誤玷科名叨塵官使又二十有八年乃得請而致其事德薄位卑所以榮其先者寵數有限後四年欽承 上旨起自退休入直翰林備員侍講始用著令得推恩二代比年兩膺 錫命公初贈中順大夫禮部侍郎上騎都尉追封江夏郡伯再贈嘉議大夫禮部尙書上輕車都尉追封江夏郡侯夫人亦自江夏郡君進封江夏郡夫人惟黃氏婺大姓由金華散處他郡者仕宋多致顯官而公七世祖諱昉六世祖諱景珪仍居婺之浦江五世祖諱琳娶忠簡公女弟又徙義烏而爲其縣人未有出而仕者高祖諱中輔以文學行

義知名轉運使薦于朝將授以官命垂下而卒曾祖諱紹祖復隱弗
仕祖諱伯信迪功郎累贈朝散郎妣宗氏忠簡四氏諸孫女累封安
人考諱夢炎淳祐十年進士仕至朝散大夫行太常丞兼樞密院編
脩官兼權左曹郎官以朝請大夫致仕妣陳氏方氏陳氏贈宜人有
子曰垓方氏實生公諱堦朝請公第二子也朝請公遇明禋當任子
輒推以與其姪故公兄弟無用廕入官者公僅以進納承補節郎而
不及祿生於嘉熙四年六月二十四日卒於今大德八年五月二十
四日享年六十有五夫人東陽徐氏曾祖諱補祖諱忻考諱彬淳祐
七年進士嘗以奉議郎行國子正與朝請公並入淮西淮東制幕爲
主管機宜文字會改建兩淮宣闔又同辟幹辦公事故以夫人來歸
而公以疾廢夫人安於命分育我先人爲子以保其世業三從之義
靡所缺虧生於淳祐四年八月一日卒於今大德七年八月二十四
日享年六十墓在縣東北崇德鄉東塋之原與先塋相望葬以十年
八月贈封之 制下則至正七年十月八年十二月也一子卽我先

人諱鑄用朝請公遺澤補將仕郎宋亡遂絕意仕進後五十年乃以
恩受封終於從仕郎温州路樂清縣尹今累贈中奉大夫江浙等處
行中書省參知政事護軍追封江夏郡公孫男五長卽潛次溥次浩
爲朝請公長女之子劉應龜後更名鼎次謀次滋爲朝請公長男垓
之子頤後女三適賈師夔劉咸生劉拱辰曾孫男六樁樞梓樞杞楨
女二適陳克讓劉道泰玄孫男八璨瓊璋瑞瑄琛瑋城女三嗚呼昔
歐陽文忠公作瀕岡阡表於卜吉六十年之後自以爲非敢緩也蓋
有待也潛衰謝之餘繼罹憂患苟存視息以終天年寧復有所待乎

詔使在門義不俟駕龍光赫奕有隕自

天褒大顯榮賁及

泉壤則文忠所謂遲速有時不克有於躬而足以表見於後世庇賴
其子孫者也虔奉

命書展告玄宅感慕涕泣不知所云姑序其

梗槩于茲石表嗚呼來者尙有以知其所自而永永不忘哉至正十
年八月一日孫男潛謹記

先考墓誌銘後記二首

先君既葬且免喪潛起自草土復從薦紳之後因得乞誌銘書篆於
同年三鉅工顧以糜身下列久未克歸入石暨蒙恩外補以先夫人
春秋高不俟引年納祿而歸將礪石以刻而奄罹大故惟先君荐膺
崇贈祠版已屢改題誌銘書篆不宜尙仍其舊先夫人之葬僅序歲
月納諸壙而未有以昭示于後人潛憂患餘生退休田里無繇奔走
俯伏大人君子之門以請懼因循廢缺愈重不孝之罪謹以其文摹
勒上石而以其所不書與未及書者悉系于石陰初朝請府君之姊
適從事郎昭慶軍節度掌書記王公因金嘉熙戊戌進士有女作配
子儒林郎兩浙西路提舉常平茶鹽司幹辦公事丁公應復實生我
先君年十有二朝請府君見而奇之承節府君以疾廢遂俾育先君
爲子儒林公世居吳興朝奉郎伯虎嘉定癸未進士於公爲考中大
夫直寶謨閣太府少卿擘慶元丙辰進士於公爲祖公方以考舉及
格待班而德祐失國公亦失世祿家日益落先君迎致侍養終身歲
時爲位以祭惟謹此誌之不書者也童氏金華大姓先夫人之曾大

父恮迪功郎臨安府錢塘縣尉大父必遇迪功郎紹興府嵯縣主簿
父承信公娶俞氏以寶祐四年六月十九日生先夫人年二十歸于
先君後先君十二年卒至正三年六月二十三日也享年八十有八
其年八月二十七日奉柩祔于先君之右先君受封五年卒官七品
潛自國子博士出爲江浙等處儒學提舉始贈先君奉政大夫秘書
監丞驍騎尉追封義烏縣子先夫人進封義烏縣太君潛之婦王氏
昭慶書記公曾孫女亦自宜人加封義烏縣君潛旣得謝而

廷議妙柬文臣付以史事旁招疏賤俾預討論使者及門先夫人之
殯在堂已九日矣服除乃拜秘書少監致仕之命累贈先君中順大
夫同僉太常禮儀院事上騎都尉追封江夏郡伯先夫人追封江夏
郡君孫男禱已卒梓國子學生今用蔭赴吏部銓女嫁惠州學王陳
克讓者亦已卒次嫁劉道泰曾孫男又三璋瑞瑄女一此誌之未及
書者也然所謂考其所自出者蓋有不容盡泯所謂贈典日隆者固
逆知其可必潛是用推述而備著之先君之嘉言懿行先夫人之淑

德令儀雖非不肖孤所能稱道祖父姻亞官封卒葬之詳來者或有稽焉至正五年十二月十五日男潛謹記

潛立石未幾而祕

上旨落致仕入直翰林備員侍講比歲累蒙

推恩褒及於二代承節府君初贈中順大夫禮部尚書上輕車部尉

追封江

郡侯徐夫人初追封江夏郡君再追封江夏郡夫人先人

加贈集賢直學士亞中大夫輕車都尉追封江夏郡侯再加贈中奉

大夫江浙等處行中書省參知政事護軍追封江夏郡公先夫人兩

追封皆江夏郡夫人潛之婦王氏亦兩封江夏郡夫人間者潛以衰

朽乞身而退始克親奉 帝制展告以禮俄復拜召還之命未遑有

所登載茲幸得請歸守先隴乃序次其略附見于石陰之下方曾孫

男又三琛塘城女二玄孫男一道永至正十年七月七日男潛謹記

外舅王公墓記

外舅王公之歿遺命屬潛誌于幽堂潛方竊食輦下旣蒙 恩外

補乞身而退俄被

旨落致仕復玷朝行及得謝而歸則奉襄大

事已久潛亦老而耄及之矣念他日不可無以藉手見公於地下謹
追書其所可知者俾揭于墓之原公諱桂字仲芳姓王氏月谿其自
號也其先級人宋渡江初五世祖琳避地南來家于婺之東陽暨四
世祖徽咸蒞仕曾祖諱師伋以子貴累贈中奉大夫妣宗氏京城留
守兼開封尹贈觀文殿學士忠簡公澤四世諸孫女通判衢州夔之
曾孫女累贈令人寶章閣學士劉公克莊銘其墓祖諱罔金嘉熙戊
戌甲科進士授從事郎昭慶軍節度使書記未上而暴卒妣黃氏我
高祖贈朝散郎諱伯信之女曾祖太常丞樞密院編修官左曹郎官
朝請大夫致仕諱夢炎之姊朝散與中奉爲友婿故以長女爲其冢
婦考諱沂文林郎監沿江制置副使司造船塲妣張氏初昭慶大奉
大對臚唱之日太師魯國喬文惠公行簡爲首相立殿上退遣吏賀
曰當以衣鉢相博蓋謂其居同里同以四十餘爲殿試第五人也而
不料其竟不及祿母弟曰鎔前十年已擢龍飛第踐黻所至內則郎
曹寺監外則監司帥守終於中奉大夫直煥章閣荆湖南路計度轉

運副使撫兄子如己子由是文林以恩補官公本宗氏子令人之從孫也煥章遵母命俾爲文林後亦以恩補將仕郎公生長宦家自少親炙諸老痛洗綺紈子弟侈靡之習而刻意於學爲文操筆立就若不經思而藹然有前輩之典刑尤工於歌詩樂府駢四儷六之語善楷書端勁方嚴得顏柳遺法南嶽有鎮南之殿四大字乃煥章將漕時令公代作迄今猶存人莫知爲公之筆也隨侍宦遊歷七閩三湘且久留江上多所見聞遭時艱虞頗慨然欲以事功自奮際今

聖代四海合一分命重臣坐鎮南服號曰行省承

制署公處州

麗水縣主簿公不敢辭受而不赴自是絕意於仕進徒居別室開門授徒生計日衰簞瓢自適安常處順既壽而康重紀至元之五年某月某日不疾而卒享年八十有八有四書訓詁十卷詩文雜藁十卷隨筆一卷娶李氏寶謨閣直學士吏部尙書大同從曾孫女前公十有七年卒子男二人長武次復並爲外家李氏婿武後公某年卒復今獨承其家女五人長卽潛妻累封江夏郡夫人潛之曾祖始歸于

昭慶王氏以女歸于潛篤世姻也次適李法尚書四世嫡孫次適何德光次適呂潮某州司法參軍友德四世孫次適何德澗孫男二人坦墳坦亦已卒女一人凡子孫若婿若外孫男女合三十有二人先是煥章葬縣北甘泉鄉廣陵寺之後山構祠宇割田四十畷有畸俾寺僧守之而僧悉以田質錢於富民公銖積寸累贖而還之晨香夕燈之須賴以無闕公又以昭慶墓在縣南之東姜族子或竊其地券售於豪家有司弗能直文林墓在縣南之桐川又數毀於盜遂卜地於煥章墓東南之唐塢遷兩世四喪及內子之柩以昭穆序葬仍虛其左以爲壽藏旁置室舍名之曰繼庵示子孫使勿替其承也公旣歿二子以至正某年某月某日奉柩卽公所自爲輒槨安厝焉始公命潛銘外姑之葬而自銘其壽藏曰生吾順兮歿吾寧魂氣超騰兮風露青冥佳山佳水兮佳城鬱鬱吁嗟兮吾其寓形此室銘成而不及自誌其平生本末爰以屬於潛惟公之盛年有官而無位晚復抗志事外故其素蘊不少槩見於設施潛所書若甚簡畧而皆有可徵

不敢效世俗巧飾誣言以爲欺也至於系序官伐姻亞之詳雖細弗
遺不暇一一裁以古書法而去其繁冗誠懼夫後之人日遠日忘也
過而覽者幸無誚焉至正十三年冬十有二月二十七日庚申婿翰
林侍講學士中奉大夫知制誥同脩國史同知經筵事黃潛謹記

